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阿 爾 卑 斯 的 冰 河

(下)

廷 達 爾 著

余 主 甫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舊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愛 公
惜 用
使 圖
用 書

阿爾卑斯山的冰河
(平)
著 廷達爾
譯 余主南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帳號 3260

類號 08312/8003

著



454

2040m

十六 愁鷹峯的攀登

七月三十日來到旅館以後，我曾經一二次說過想攀登愁鷹峯去。八月二日，旅館的主人勸告我，這樣的良好天氣，可以利用。這旅館裏用着的一個引導人，名叫本任（Benner），年齡大約三十至四十歲，中等身材，是個很精壯的男子。容貌正直而誠實，他的善良性質，時時自眼光中流露出來。總之這人給我的印象，是體力逾人，性質明決是了。主人把這個人的氣力和勇氣，對我說過了多少次，贊嘆不絕於口，他說：「如果你和本任同伴，而致損失了生命的話，一定會有兩個人，損失生命，因為他一定會犧牲自己的身命，去救主人的。」

他把本任叫進來了，我問他：「你能一個人陪伴我去攀登愁鷹峯麼。」最初，他是反對的，我說：「幫助的人，是應該要的，但是，這個事情很麻煩。」我又說：「我只照你引導的那樣，跟隨着去，一點也不要你援助。」後來，他也答應這樣辦了。他約定，我們在枯坡（Faulberg）的洞中，應當要過一夜，

他不能拿過多的行李去。我也答應了，雇定兩個腳夫，運去毛氈、食物、薪柴、乾草等件。

我的希望的一部分，是在頂上，實行某種觀察。是這樣的試驗，拉姆則教授，在威西（Viesch）附近的羅尼的谷裏，施行過了，目的是在測驗大氣下層太陽熱的透過度。二日的午前中，我施行觀測器械的工作，會同拉姆則處理那些必要的預備，加式拉君（Mr. Casella）的好意，借我一個山岳用寒暑表，我拿來把他試驗，知道旅館食堂的水的沸騰點，是華氏的一九九·二九度（攝氏九二·九四度）。午後三點鐘，從旅館出發，連同兩個引導人，慢慢的登到暖琪峯的斜面。曾經一度很明顯的看見愁鷹峯的旁邊，峙立着轆峯（Rothhorn）更近一點，是仰鷹峯（Oberarthorn）。威瑟（Viescher）冰河，從他的肩上流出。越過現在所立的山斜壁，在對面可以看見慧峯雪頂。左邊有峻峯牧場峯峭拔着，更往左邊，有許多的雪的圓錐峯，在這些峯影中，突立着那雄大的密華珀。從此下山，渡過沫淇漣湖所流的小溪，近處冰河的巨大質塊，都落入這裏，現在成爲冰山，漂泊着。沿湖水的邊緣前進，在水和冰的接口處，和拉姆則告別了。在我們初初的來到冰上，越過裂口的時候，我覺得本任在留心的看着我，一會兒，他的注意，又緩和了，大概，他覺得我自己能照顧得到，不須他人費

事。我們正在攀登的時候，空中起了雲了，那雲影如煙，遮蔽了美麗的夕陽，稍微離開了地方，有虹樣的耀目色彩。這個光輝的旗幟，是我的希望的信號，打破了鄰近的陰森之氣。

兩個鐘點的步行，到了我們預定休息地方的近邊。腳夫早已來到，正要歸去了，我們轉過右手方，越過冰谷，達到冰河側面的石堆，從石堆和山壁的中間，覓道前進。從此來到了圓戲場形狀的地方，橫過去，攀到對面的斜坡，竟到了山的裂口所成的三重洞穴。我們在這中間的一個洞穴裏面，迅速的焚燒松柴，使他發生光明，消去陰霾的氣，紅色的火焰，投射在四周的物體上面，洞穴的深處，雖尙覺黑闇，但是，比先前陽躁多了。我出了洞穴，攀附在岩石上面，仰空瞻望。太陽的影是沒有了，天空的雲，尙滿泛着紫紅的顏色，有一個戴雪的山峯，特別的照耀着，其赤如火，這種光輝，是怎樣的活潑生動呵！我們經過了攀登到這裏許多的時間內，從沒有一次窺見過幼婦峯的頂，好似一個人憂鬱着，常戴着一個面罩似的。現在他的心情好多了，卻還沒有將他的面罩完全除掉，雖然其他的羣峯，並沒有片雲去點污的丰姿，各向天空挺立着。真好寂靜呵，全沒有半點生物的聲息，全沒有半點微風的搖曳，既沒有水聲的潺湲，又沒有沙石的崩落，迴顧四周，誰能打破這深沈而莊嚴的靜寂。真的，

如果美麗是尊崇的對象的話，這些光耀的山，帶着純白的圓肩——戴雪、嵌星——怎能不泛起贊美的情緒。

我回到洞穴，見晚餐已經預備好了，正在候我轉來，我看廚竈的高處，水的沸騰點，是華氏一百九十六度，適當攝氏的九十一度。我們現在休息的洞穴，簡直和圖繪一樣，火是蓬蓬的燃着。我坐在火旁的石上，本任更坐在前面，火焰的光，滿照着他的面上，先前所用的沸騰點觀測器，正擱在前面，那些望遠鏡、雙眼鏡、雜囊、葡萄酒瓶、酒杯等等，四圍的雜然並陳。天空是漸次清朗了，以前這裏那裏散布着的薄雲，漸漸的消散。洞中是清爽的。我們有充分的乾草，使那堅冷的岩石，變成柔和，我的地位，最少也庇護了，暖適了。如果說我的睡眠，有被什麼東西妨害了的話，那便是我的同伴的鼾聲。但是，他曾保證過，他決不發鼾，所以我們是並枕而臥的。他曾經照料我，使我不致受寒，他把那最好的地點給我，復把那寢具的大部分給我，我想他不會很困難的嗎？幸而他把這些事情，一會兒便忘記了。據生理學者所發見，要想恢復筋肉的疲乏，其主要在睡眠，這話我是相信的。漸次的聞到我那可憐的聲響，我知道本任的筋肉現在進行恢復的中間，我的命運，也便確定了。呼呼的空洞中，滿布

着鼾聲，我曾兩三次搖動他，使他中止這個現象，但是，不一會又恢復原狀了。我並不想把他喚醒，因為明日的大勞作，期待他的地方甚多的原故。他在一點半鐘的時候起來，烹煮咖啡，我在兩點鐘的時候把咖啡喝了，管理了食糧和器具，本任拿着食糧，我拿着器具，三點鐘的時候向前途出發。

我們下了急峻的斜坡，來到冰河的地面，沿着他走了許多的時候。那個枯坡的鼻端，在我們和我們必須經過的被雪所埋沒的山谷的中間，挺拔起來。我們想取近道並為避開裂口起見，所以向鼻端橫插過去。山的上面，有鬆弛的小石和圓石，到處積存着，這裏那裏都有岩石的壁，阻塞路徑，道路是真不容易行走的。我們從此下到翠峯（Grinnhorn）支流，他與本幹的冰河，差不多是直角相交的，從這個山連到那個山，其終點在一個鞍形的部位，那鞍部好似畫圖的定規所畫，成個明晰而完全的曲線。明月徹照，晴空無雲，眼前的幼婦峯是這樣的明朗，是這樣的美麗，我們想不必有何預備更去訪問這個閨秀罷。我向本任說道，我們攀登到幼婦峯去，你看怎樣？我看他也好像很有趣味的，雖然他好像很留心去避開責任，他說，你如果想去的話，我可以奉陪。他從來沒有攀登去過，而且近年來，雪的狀態是怎麼樣，誰也不能知道，但是，前些日子，老納曾用望遠鏡去窺測過，他說是很

危險的。從來攀登此山，梯子是絕對不可少的，我們卻沒有攜帶着梯子。我把這個可能性，去問本任，而想直接從他激勵一點勇氣出來，但是他說，問題的決定，在我自身，他是照着我的決定，去努力盡他的義務的。我說，我們去試試看，我們便對着幼婦峯，走了一會。一片灰色的雲，向着山頂驀進，而竟在那裏停住。我的中心自問，爲什麼脫離了最初的目的呢？愁應峯還在更高的位置，所以精細的觀測，更爲適宜。我想這變更目的的理由，並不正當，終於表示出內心咎責，略爲交談數語之後，向右迴轉，決定向翠峯前進。

天色漸將黎明了，東方的天空，是朗徹而暖和的，在我們前面，高高的空氣中，有一片形如火焰的雲舌，橫過山脊擴張着，他的顏色，真與赤燄無異。縱觀冰河的幹流，那末端在羅琪鞍部（Loischn Saddle）的谷，和我們所行的路徑，成一直線，我曾經回頭數次，去眺望這偉大的峽谷過。在崇陸的極大的羣山，成他的邊緣，這裏所給的印象，既不是他的廣大，又不是他的高峻，是言語難以形容的令人可愛罷咧。山上的雪，尙沒有受着陽光，而那鞍狀的部分，切取天空的一部分，成個壯觀的背景。鞍部邊緣的對面，是深沈橙黃色的天空，漸漸的往上去，是琥珀色、黃色、綠色，此後更成通常的晴空。

色。越過雪的曲線，向右轉，有紫色的彩雲停留着，在他們的中間，表示天空的深沈。這種風景，怕不有點神聖的意味，是這樣的微妙，我是從來沒有經驗過的。

我們往上去，越過光滑的雪面，到了鞍狀的背部，從這裏再一度回眺，看見了壯大峽谷的奇妙的水仙色的天空。這時候婀娜琪峯的雪，已被日光照射着，他那種光輝，好似將人世的生命和活動的原理，傾注在山與冰河的裏面。那種神聖的光蕩漾着，寂靜的雲浮蔽着，令人憶起東亞宗教信仰的一切活動的抑制及靜穆不滅的教旨來。現在愁鷹峯，是近在我們的眉睫了，偉人的頭，被雲的頭巾所包覆，不見蹤跡。但是，風從北方吹來，令我們起一種意外的希望，以為稍遲一會，山雲必被吹散。現在我們的前面，橫躺着一塊從未看見過的美觀的冰原，把那供給他的萬年雪的量計算來看，知道威瑟冰河所排出的量，和婀娜琪的相等。但是，就止根據眼前所見萬年雪的範圍，那是錯誤的，因為把崇陸的地圖一看，便可知道婀娜琪所流注的山的領域，是極為廣大的。眼前的冰原既是偉大無儔，周圍的山，又是巍峨罕匹，山頂戴着雪冠，竦立天表。有的半固質體所成的雪塊，凌雜破壞，從山側滾落，有的裂開了的質塊，扭振重折，邊緣彎曲，那些凌碎的塊，重重疊疊的堆積着。有時光滑而純

白的塊，從山頂滑轉山足，毫無皺摺。眼下的山谷，是這樣的晝夜不息被冰塊充填着。我們橫渡過這裏，到達了愁鷹峯的山麓，我們些微走上幾步，在六點鐘的時候，休息一次，使身體調適，負擔減輕。

北風起來了，我們坐在蔭蔽處，尙覺得其風凜烈刺骨。把個茶瓶和少量的食糧，擱在行囊裏，把點無花果和乾梅，擱在我們口袋裏，往山上進發。愁鷹峯有許多條險峻的屋簷，從上到下連絡着，中間隔着很深的峽谷，爲冰與雪所填滿。我們很小心的在尖銳的岩中行走，登到一個屋簷。從這裏沿着屋簷的邊緣，來到了雪的上面，其後全然離開了岩石，行進至峽谷的萬年雪上面，這裏是奇險異常，雪又異常的堅硬，不得不一步一步的鑿開立足場。有時候，立足的地方，恰當邊緣的處所，我們便乘勢休息，測量傾斜。這個傾斜，與水平線成四十五度的角度，略爲離下一點，有個可憐的裂口，張着口向着我們。太陽現在離開了山頂，用那猛烈的威力，照射我們，這時我們不得不蒙上面罩，戴上黑眼鏡。二年以前本任受了雪的反照，發生炎瘡，差一點眼睛便要瞎了，現在因爲受過經驗，所以也同他人一樣的用心把眼睛保護着。岩石的方面，好似好行走似的，往那裏走去，在岩間上上下下的繼續着，後來竟到了進無可進的絕壁。我們慢慢的向他行去的時候，本任已經把他仔細的觀察了。最

後降到那用急角度包圍山腳的雪面，我覺得攔腳的地方，極不安全，但是，我跟着引導人的足跡前進，既不躊躇又不遲疑，竟得安全渡過。又有一回，上到岩的上面，在短時的中間，沿着他前進，從此向峽谷的左方走去。這個雪的斜坡，下面的部分，是參差不齊，我們的行徑，是橫置在斷崖和裂口的上面。雪是滑不留足的，並且十分的堅硬而嶮巖，不得不開鑿立足場，步步前進。本任行在前面，他是揮動鐵鋤一次，開鑿一步，剛剛鐵鋤下落的時候，後足即踏進一步，他的動作，是一種有律調的，足往上提，便見鋤往上揮，是這樣的週而復始，居然來到了山頂的錐狀岩下。

錐狀岩的一邊，業已被剝落了，從這裏直到愁鷹冰河，數千英尺的中間，成了連續的斷崖，包圍山的邊緣的，是高十英尺乃至十五英尺的岩壁，可以遮蔽着北風的吹拂，風吹到反對方面的巨大岩壁成一種波濤的聲響，引導人說，以後是我們最苦的工作來了！道路是在嶮峻而銳尖如刺的岩上，我們在這中間行動，把靴底的鐵釘，緊緊的踏進去，支持全體的重量。各人照料着自己，往前進，我在先和本任相約，不求助於人的話，這回算是履行了。我身上背着沸騰點的觀測器和望遠鏡，甚覺苦惱，觀測器是很重的，在岩石的中間，身體磨轉的時候，搖搖擺擺的麻煩得不堪。本任說，我替

你背上罷，但是他有他應該攜帶的物件，我決心還是自己辛苦點罷咧。有時候並無岩石，全然是一片冰雪，這是不得不越過去的，有時候斜坡全是冰塊，險峻罕倫，不得不向最高的岩往後退。前面所述的岩壁，處處缺落，從這些裂口，有風吹過，其聲是凜烈，荒暴而悽慘。從這些空間，我能看見阿伽西所觀察的全景。細說罷，便是在阿擺舜的淨鷹冰河和愁鷹冰河的合流點，這個中間有側面的石堆，這個上面，有九城旅館（*Hôtel des Neufchaîlors*），他是陶爾菲士所建的小屋，二年以前，我同赫胥黎曾在這裏投宿過。本任急急的想往山頂去，他說，種種的觀察，以延緩到我們的成功確定以後，再去施行的爲好，我贊成他的議論，跟着他的足趾前進。他是極其強壯，卻也時時停住腳，將他的頭憑在鐵鋤上面，好似被追急了鹿那樣喘息着。他口中頻呼好渴，我們癩渴的只有茶瓶裏這點茶，把他公平的瓜分起來，各人皆得少許，引導人不住的稱頌這個功德。山頂還浮泛着在我們的上面，怒號的北風，觸着山的分裂開來的壁，呼呼的好似奏着荒涼的樂。往上進，我們努力的往上進。後來到了岩頂的時候，本任高聲歡呼，這是最高點呵（*Die höchste spitze!*）！不一會我也走到他的旁邊，數步之內，便可看見山頂，一分鐘，兩分鐘，我們真到了絕頂了。上面是青天的屋頂，下面是山嶺、雲霧

和冰河的世界。

許多的引導人抱着一種迷信，你若在高山上面睡眠，說是「一眠不知醒。」

本任卻沒有這個迷信，我們今晨出發以前，便約好過，因為昨夜沒有好睡，今日到着絕頂以後，定要睡十分鐘，以為補償。等我登高一覽，見着偉大的景物，都在我們腳下的時候，第一個動作，便是履行條約。我睡了五分鐘醒來，因為身體的休養，精神也恢復了。最初陽光照射，非常強烈，我把寒暑表取出來了，但是不一會，太陽的前面，蓋着一層水蒸汽的薄紗，有深沈的霧氣，把羅尼谷遮覆着，拉姆則和我的計畫，至是全歸失敗。我轉過來去預備沸騰點觀測器。把他用雪填滿，融化了，再填滿，次用火煮熱，使他沸騰，確定沸騰點為華氏一百八十七度，適當攝氏的八六·一度。我把最低寒暑表擱在最高點，南方的二三碼的地方，希望將來我們可以得着這山頂上最低冬季溫度的記錄。

(註)下面的信，是報告這寒暑表所得的唯一的觀測。B氏報告我，說本任看見這個寒暑表而狂喜，把他擱在頭的周圍，旋繞搖動着，因為這個原故，這個觀測所得的最低溫度，或不十分正確亦未可知。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聖尼古拉(St. Nicholas)。

啓者前星期二（本月二十三日）B氏、H氏、R氏及鄙人的一隊，以本任和安督列（Melchior André）的引導，達到愁鷹峯的絕頂上，我們的目的，是在觀測前年足下在那裏所裝置的最低寒暑表，並把他重行裝置。達到絕頂的時候，我還沒有工夫把本任止住的時候，他已經把寒暑表拔了出來了，把他拿來的時候，指標的位置，不知道經過變動沒有，但是，他把寒暑表水平的拿着，據我所見，這個並沒有急劇的搖動，或者指標沒有變動，亦未可知。

指標的度數是攝氏零下三十二度。

約在十度半（三十三度至四十三度半）的範圍，酒精的部分，是被截斷了，是何時截斷離開的，殊不可解。我們預備今年冬季的記錄，在裝置指標之前，把球部加以溫暖，意在使他業經離開了的部分，重行結合。但是，不幸的很，我們正希望他結合的時候，球部倒反破裂了，我這時候追悔得什麼樣似的，這是我太拙笨的原故麼，或者是我不知道適當的處理器械的方法麼？這樣有興味的觀測，不能繼續下去，這是如何負罪的事。這個器械的殘部，和這個不幸事件的記錄，我把他統存在暖琪峯旅館主人威利喜（Wellig）那裏。

午前十點鐘四十分到着頂上，一直到正午還勻留在那裏，所攜寒暑表在日蔭的處所表示的溫度爲華氏四十一度，關於我們登山的事，如果有可備足下參考的地方，在我記憶所及的範圍，很樂意的詳細報告，我希望足下原恕我的粗忽，並叩求親愛的友誼。此致廷達爾教授

愁鷹峯頂上所見的全副風景的印象，是言難盡述的。真的，有的把所見的山，和他的高矮距離，

一並陳述，由這裏去任人的想像，而成爲何物，譬如附加些山峯和尖塔，造成斷崖，磨動雪質而造成冰河，山頂上戴着適當的雪冠等等皆是。但是，想像儘他這樣的想像，離着事實還很遠啦！因爲分配在實在的事物上，還有許多的微細部分遺漏了的原故。山的種種的形狀，或偉大，或美麗，或浴着黃色的日光，或在積雲的下面，成一黑尖；那些純白色的羣峯，成蛇腹，成岩瘤，成圓形的戲場；那些青色的冰的裂口，成爲層狀的雪的斷崖，從永遠的山丘的洞中，流出來那凍結着的蛇狀冰河，在谷中蜿蜒着；那白色耀目的下界的雲海，——他自身是水蒸氣充滿的山丘，——這裏那裏的峨峨的褐色山頂，與雲氣對照而呈黑色，從光輝的海中，好似火山島的那樣峙立着，——加以，無論在什麼時候，在那無意識的中間，攀附着的人們的位置的意識，在海拔一萬四千英尺以上的高處，關於身的安全問題的感情潛流，海水衝擊在後面斷崖的遠海的嘯鳴，或儘力的通過風化岩石的隙間而成高響，——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使愁鷹峯的風景，有成爲百倫阿爾卑斯 (Bernese Alps) 的盟主的價值的。

後來我的引導人警告我，是動身的時候了。在我聞到警告以前，把他更爲徹底的反復觀察一

次。我們把行李整頓好，正待拔足進行的時候，彼此併列的站着，他問我，我們是不是要把身體捆在一塊，同時他的面色，表示這個是不必要的。在此以前，我們是各自走着的，把身體捆在一塊的思想，是他講了這話之後，我纔想起來的，但是，我想順從他的提議，是要安全些，所以我們把我們的命運，結在強固的繩上。本任說，不用擔憂，無論你怎樣的滑落，我定會拉住你的。後來我行到別的危險山頂的時候，常憶出本任的話，是強力而活動可靠的，但是，他的見解，不能說爲可靠，因爲我發見他有許多的地方都不能拉住我。雖然，勇敢的語言，可以增進人心的元氣，本任他勸告我必須除掉的事，我絲毫沒有注意，我也沒有給他一種救我的機會。我愛這人的無畏的精神，很歡喜的跟着他的後面飛跑着。下山真是迅速無比，竟可說是沒有看到前面，我們走在鬆動的參差不齊的圓石和那壁立如柱的岩石中間，如有一步錯誤，必至破頭折足，但是，我們的運動須要充分確實的自覺心，寸時也沒有忘卻，並給他一種緊張的快感。一切的感覺都很清醒的，眼睛是明徹，心臟是高亢，四肢是有勁的，但是，易於彎曲，貯藏着回復的力量，預備着一旦腳有失誤，即時可以出動似的。在危險的攀高上，是應該有這樣的訓練的。

後來我們離開了岩石的峯，到了雪的上面。最初，我們向下走，是闊步慢行的。今日早晨我們開鑿足場的雪的表皮，都被太陽溶化了，所以每一踏足，必定深陷在雪裏。但是，這個沈下，一部分向着山的傾斜方向，於進行上頗有利益。又有等地方，表皮非常的堅硬，你若是筆直的挺立着，在瞬息的中間，必定滑倒到很遠的處所，是這樣的滑走動作，無論什麼時候，是在那更深的雪中跳落而翻轉的。有一次在那峻急而堅硬的斜坡上面，本任舉足失錯，他跌落了，我被他的牽動，也疾如風雨的跌落了，但是，我一個轉身，便爬了起來，急急的把小斧的鐵尖砍進冰中，纔得着一個重心把他停留，我們二人纔確實的止住了，是這樣的成功，可以證明我自攀登白山以來，已經成了個有經驗的登山家。我們滾落在柔軟的雪上，也不曉得多少次，衣服咯，靴咯，都成了一面的雪，身上是這個樣子，我想我們取個坐的姿勢，滑走下去，也是無妨的。我們都坐下，滑走得迅速如飛。有時候把身體埋沒在柔軟而深的雪中，把速度變更了。大概我在前面，本任在後面，箭樣的往下飛落，我們的速度，超過安全範圍時，覺得本任在後面把繩子拉着。有時候我又在後面，時時以雪崩的速度，聽其突進。又有時候，把所有的繩子扯開來，在橫面成一條直線，在這種情勢下面，我在跌落的傾向，感覺得什麼不快似

的。我的腳大概是不在雪中而在空氣中，要想變換運動的方向，而避開困難的處所，把腳似船的舵樣的運動，向左右支開便行，止有止住運動不再前進，是要把腳和鐵斧插進雪中去的。迅速的速度，充分的小心，後來仍跌入罅隙裏面，我們立起來看，一身都濕透了。從此步行，直行到今朝擱放葡萄酒的地方，在這裏把衣服絞乾，擱在日光下面曬着，些微的曬乾了。

我們曾經在枯坡洞中，存放點東西在那裏，最初，本任想仍由此道歸來，把存放着的東西取回，後來知道到威瑟冰河，可以由暖琪峯通過去，所以歸途就取了這個捷徑。在走進冰河的地方，和那經過一二小時後的地方，冰河被裂口切斷，大部分是被雪所覆蓋。我們把繩子收拾起來，本任頻頻的向我注意，要我蹈着他的足跡前進。他有兩三度埋沒在隱蔽的裂口裏面，他的姿態有一半沒有看見了，但是他仍能抓住雪，立起身來，仍照着原來的狀態，迅速跑着。有一次，我的腿沈下了，在五十英尺的下面，看見了冰柱的環，纔知道我是在裂口的顎部了。我的引導人，急速的回頭一看——這是我頭一次看見他的憂慮的形狀。

完了！你沒有跟着我的足跡來麼？

我說，「不相干，」說罷，我們又繼續的往前進。他對於我們所越過的雪，大概並沒有檢視，在普通的情狀下，他只看他的形狀和顏色，就可得到情形的正確的判斷。在暫時的中間，我們往冰河的左邊行去，因為避開那張開口的裂口的原故。我們發見了一羣羚羊的足跡，這些足跡，是從冰河上昇至仰鷹峯的山側，後來橫渡到冰河的右岸，引導人對於這邊土地的情形，很是熟悉。他的眼睛，動在足動之前，而在他的足未動之前，已經得到了判斷。冰河的中間，有幽深的裂口，他也沒有彎曲，沒有起伏，沒有倒轉，我們也沒有想着再尋出一條好路徑，一步一步的步調不紊，每一次揮動斧子，倒也是很費力的。

一時離開了冰河，沿着山緣進行，後來來到了浮冰河（*Trift glacier*）終點的近處。在這裏我們沿着瀑布的遺跡，而從那粗糙的岩石上面走下去，再行到冰河。在這裏我重得了一個機會，去賞讚引導人的知識和敏捷。冰河是大家知道的，他的位置是很變動的，引導人和旅行者是一再不止的爲他所苦惱。但是，本任卻不然，在那雜亂無章的中間，毫不猶豫的實行引導。有時候走在冰河的正中間，有時候走在石堆的上面，又有時候沿着旁邊的山的裾緣。天色將暮了，這裏有似崩雪的固

結了的殘骸，橫在地面。我的腳滑動了，在不遠的地方，就是裂口，我急了，一時用盡平生之力，纔把身體止住。正在施行這樣的動作的時候，斧子的尖端，翻轉向上，我的手掌，正擱在上面，以致負了重傷。不一會離開了冰地，來到了綠色的牧場，更費一個小時，拚命的奔跑，始回到旅館。現在那些人們望着我們橫過牧場，誰也想不到我們把這樣巨大的一日的行程，已經完成回來的吧！行近旅館的前面，我們把足步加緊，比今朝出發的時候，還要迅速些。我很受了拉姆則的歡迎，在溫和中沐浴一次，進了晚餐，便躺在牀上睡了，我足足睡够了八個鐘頭，次晨起來好似忘記了曾登過愁鷹峯似的，心胸是多麼爽快而壯盛的呵！

在八月六日霧氣和日光，在長久的時間中，互相戰鬥，勝負莫決，最近，到底天時占了勝利，山中霧氣全消，四野晴明，我們下到了沫淇漣湖，想去試驗那冰山的浮揚力。在近岸的地方，有塊很大的冰塊，連接着，我脫下了所着的衣服的一部分，足上仍穿着靴，站在那浮在水面的冰塊上，我把我乘載了些微時候，我想最後能把我划拍過水去豈不好麼？但是，我從我最初所立的位置，些微的打過曲轉的時候，冰塊翻轉起來，好似要把我翻落到湖裏去似的。再揀一塊去試試，也是一樣啦，湖水是非常的冷，這樣的計畫，是不能夠到什麼時候，都可以繼續得下去的，而且在冰塊的相對的表面的中間，有被挾住的危險。在很短的時間以前，從冰河切斷來的巨大冰山，浮游在離我們的不遠的地方。突然之間，起了一陣瀑布的聲音，很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這個好像是非常緩慢的形勢所轉來似的，流水合併在一處，向下流落，成爲瀑布，向他的旁邊突進。在先前他的表面是白色，現在卻成了可愛的青色，沈沒了的結晶，現在出現在空氣內，這個冰山的斛斗掀翻，使全湖盡皆震動，在邊緣的地

方，漂浮着的冰塊，互相湊集，冰塊因波動所及，所生的柔和的水聲，繼續到很久的時間，還在響着。

我繼續的在冰上費了幾個小時，這一日我纔看見了成層和組織同時出現的現象，這事讓將來再說罷。最後我們通過在暖琪峯底部相隔若干距離的冰河的左隄，從此沿着以山爲境界的邊緣而點點散在的舊石堆，繼續前進。在脊部的頂上，屢屢發見古時冰河所磨損的岩石，有些岩石在他的上面，尙殘留着冰河的琢磨的痕跡，從他們的條痕去推察，好似冰是向着羅尼的谷的方向，降下山來似的。最後我靜望着山中的寂靜湖水，把這一日的旅程，告一終結。

我在八月的七日，離開了這個寶貴的地方，把引導人遣到威夏，去取回行李，下到谷內。我和拉姆則二人想去調察冰河終點，所以向斜面橫過山去。這一帶雖然沒有路徑，但是迷路的憂慮，是大概沒有的。我們橫過山嘴，在軒廠的山岡上，時上時下，有時候踏在柔軟如綿的草茵上，有時候行進山躑躅的中間，至於沒膝，費了幾個小時，纔達到冰河的終點。我們這時候，只能俯瞰冰河了。這個好似爬蟲的形態，盤旋着在廣大的山峽的中間，又好似他那凍結了的嘴，把山撕裂開來似的。我們從此下到莫利爾（Möritli），在這裏會着了引導人和車夫，次向着威士普（Visp）進行，下到谷裏，至

次日的晚邊，我們在舍牧地（Zermatt）的玫瑰山（Monte Rosa）旅館宿泊着。

食堂棹上的水的沸騰點，是華氏二〇二·五八度，適當攝氏的九四·七七度。

次日我不要友人的同伴，單獨的到加納冰河（Görner Glacier）去。這個冰河的終點，在幾個年的中間，不斷的向前推進，這是世人所熟知的。我來觀察他的時候看見在前面的牧場，感受了激烈的前進力，起了皺摺。旅館主人告我，在這六十年的中間，有牧舍四十四棟，被冰河顛覆了，建着屋宇的地面，也被冰佔領了，就是現在，尚不知有許多許多正感受同一命運的危迫呢。根據這樣的前進，冰河是單單的恢復往昔所佔的地面，附近牧場的中間突出來的圓形岩石，是表示原來這裏是冰河流動的區域啦。我在這日的早晨，曾與拉姆則相約，在漣泊坡（Riffelberg）的途中會面。會面是會面過了，聽說我出來不過一分鐘的光景，他便得着訃報，說是他的近親亡故了，他須要立刻的回到英格蘭去，我們一同的探險，至是止得結束罷咧。由於我的請求，一同來到漣泊（Riffel）旅館。我們曾計畫着到玫瑰山去的，不幸受了這個挫折，不得不單獨的一人去幹。我沒有攀登過老納，但是，我相信一定一塊兒可以辦到的。



十八 第一次攀登玫瑰山

八月九日，是日爲星期一，我到着漣泊，同時有件極可喜的事，是這一日的晚方，我的引導人的兄弟有名的烏利喜、老納，自玫瑰山回來，也到着這旅館。從他的方面，我們得到了關於登山所能得到的知識，他並很親切的答應我們，明朝把我們引導到登山的途中，使不致錯誤。午前三點鐘的時候我把我住房的門開了，基利斯坦老納他對我說，天氣很好，可以實行我的計畫。頭上是繁星燦爛的，但是，烏利喜老納卻對我說，威士普谷的對面的山上，掛着了很重的雲，這個天氣，能否保到一日，殊不敢料，這種雲的徵兆，是不好的。四點鐘的時候，開始前進，在這個時候，有灰色的層狀雲，包圍着牧地峯的頸部，不一會，那些雲把他的腰部都包圍了。我們通過了漣泊，來到了加納冰河的脊部，從這裏可以把玫瑰山從頭至足，一覽無遺，從一帶起，已經開始說瑞士的土話。烏利喜爲指導我們起見，把此後不得不通過的那些斜坡、山嘴、斷崖等等對我們說明了，基利斯坦在他對我說他已經十

分了解了以前，懇求我詳細說明了。不一會，我們和烏利喜分手，一直前進。玫瑰山那一帶，是很明朗的，黃金色的朝日之光，在那山頂的雪上，光輝炳然，在那阿爾卑斯女王(The Queen of the Alps)的旁邊，立着那利斯櫛(Lyskamm)的巨塊，他把地盤從這裏到那裏的擴展起來。在利斯櫛的旁邊，立着兩個光澤而美麗的白色圓形小山，這可說是克斯他(Castor)和波拉克士(Pollux)雙生子。一直往右，張着那平峯(Breithorn)的寬廣的褐色之翼，後面的鹿峯(Monte Cervin)，集着濃厚的雲，到後來那個巨大的尖碑(Grand obelisk)竟至全部隱蔽了。在暫時的中間，我們向着山的邊緣前進，從此下到冰河。表面是全部凍結的，足下所踏的冰，卻被壓得發出高亢的音響。這個音有空虛與容量，這是要說明的。我想這和那在那波里(Naples)附近硫地(Solfaterra)的空虛音響，引起赫瑟爾爵士(Sir John Herschel)的注意的事同一例罷，旅行者從這個音響推察起來，以為山的中間，一定有空洞的。音的可聞的地方，地面是脆的，你把他敲着看，震動是很強烈的，因為是從細片上所來的部分的反響，音是拖得很長的。在冰河上所生同一作用的情狀，是相同的，冰的破壞達到某種深度，從那無數的裂開的地方生出微小的餘韻，你把他的表面敲動，自然在音

上生出延長和空虛來。

我們時時刻刻的望着虛空，有時候看見流星拖着條痕，向空馳過。早晨起來的時候，明星燦爛，青空耿耿，現在都漸次被雲掩覆了。雲是從後方推進來的，前面的玫瑰山尙滿布着黃色的日光，太陽漸次上來，那光影更卷伏在谷裏去了，但是那無心的出岫的雲，把山頂一一的佔領，好似軍隊誇着勝利，勇往直前似的。頭上的青空，有灰色的斥候，在那裏活動着。玫瑰山上面的光和影交戲，有時是很悅目的，可說是黑色的線和那光明的帶，從山頂到山腳，時時移動，交映成趣。在五點鐘的時候，鼠灰色的雲，掛在那以前被黃色日光溫養着的里斯櫛的肩上。不一會，我們到了玫瑰山麓，並從冰河行到岩石的斜坡上面。岩石圓形，表面有槽紋，這是表示這裏是往昔冰所流過的。現在看見了花崗岩上長着青苔，在岩瘤的中間，有土的地方，都有蘚苔滋生着。我們往上走聽見右邊，起了轟轟的聲響了，這是從雙生子山上有崩雪落下來的原故。最先揚起的是冰的粉狀的雲，簡直的和那機關車所出的蒸氣呈着圓形相似。上到了平穩的雪坡，來到褐色的岩石的崖腳，雪是呈着非常良好的狀態，裂口的上面，有現成的冰所架的橋，從此岸到彼岸，是不必憂慮的。我們登到左手邊業經風化

的絕壁上面，在這裏稍事休息，眺望一帶的風景。雪是陷落的，從山上簡直不能看見，斷崖成爲崩雪而落下，上部的谿谷，被那純白的冰河所填滿。冰河是這裏那裏的裂開了，破壞了，產生出那些罅隙和崖壁來。從那半固結的冰中，發出微妙的青光，耀人眼目。但是有許多地方，萬年雪擴張至廣大的範圍，既沒有裂口，又沒有皺摺，成個滑澤的雪的表面。現在天空的大部分，是被雲蓋着了，卻時時的從那殘破的青空，漏出圓形的日光，照射在岩瘤的上面。

至七點半鐘，來到了其他的崖的地方，道路是在左邊，老納提議休息一會再行。我們休息後，又開始前進了。雲是愈推愈廣，青色的天空中，只微微的透了點尖峯和小片。有兩三個高峻的山丘，是因爲冰的變動所成的，我們把他通過了後，來到了被罅隙所破裂的萬年雪的處所。罅隙的壁，被那一次一次落下來的雪，積成層理狀態，是異常的光彩而明徹。這兩個裂口的中間，有一條道路。一方面的壁上，從正中向下，縱列的刻空了，是這樣的上面成了屋頂，下面成了棚架。在屋頂和棚架的中間，垂下來柱狀的冰柱，好似用釘把他們拴着似的。最初玫瑰山的頂上，有雲掠過，在這裏好似要互相緊湊，不一會又片片的飛散了，正似姿勢過於放縱，至於衝碎。在暫時的中間，山色清朗，足傲一切，

但是，勝利是不能長恃的，譬如追擊的兵，竟不能把敵人追散，黑闇的雲氣，蔽空而起，日光注射在山
上，一次擊退，又一次的擊退，終究是黑雲得了勝利。到九點十五分些微過了的時侯，我們的工作，完
全是兒童的嬉戲罷咧。在晴快的早晨，我們是沿着山的中腹而散步，現在呢，我們到了較爲峻急的
斜坡了，這時候比先前更爲費力，踏足的場所，不得不更爲注意。從下面往上瞧，有些斜坡，正是絕壁
似的，但是，透視的作用，足以駭人，這是我們所深知道的。把手杖插在雪中，穿着很深的孔穴，一步一
步的前進。（註）最初把手杖插進去的時候，是傾斜的，往前行進，他便成了垂直狀態，是這樣的過一
次又移動一次。把雪向旁邊撥動，手杖被雪所摩擦，雪的粉末，互相凝結，我們得到了不斷的破碎和
復冰。又，破壞時的微小的音，因爲粒子表面的反響，而使他強盛，這些音混合起來，酷似牛鳴的聲調。
以前我是時時刻刻的停住，去測量角度，記載手簿，現在把這工作中止了，並不是因爲時間的不足，
是因爲不樂意再這樣樣去做，是什麼原故呢？因爲眼前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要現出敵人，不得不留
心去監視着。身體要嚴正的保持着平衡，手和足除了各自的應用職務以外，還須預備着應付那不
虞的事故。最要緊的，是想着一身的安危，全憑着自己自身，若是一足失誤，在自身和那破滅的中間，

沒有強有力的手腕，在後面預備着的話……呵哎，在這種情事的下面，誰也不願意書寫下去，只好把當時的印象，全委任自己的保護安全的記憶罷。

（註）無論什麼時候，我的手杖，便是我的斧柄，比較普通行路所用的手杖，要長一二英寸。

從那造成玫瑰山的下部的巨大岩瘤，直到頂上，有很峻峻的稜角。若是，能够把這裏的雪，完全掃去的話，一定可以看見德國人所呼的「櫛」（Kamm）狀齒狀或鋸狀的巖。道路是沿着這個櫛狀而成的，他完全被雪覆蓋着，好似屋頂的脊部那樣，成着邊緣，而向上急烈的傾斜巖。這個利斯櫛旁邊的稜角，沒有置足的地方，若是這裏有人落下去，一定會在數千英尺的中間，倒轉來向下傾落，不能停止。在那一方面，雪的斜坡，略為緩弛些，處處挾着冰的斷崖，看起來，好似很危險似的。現在密雲所籠罩的地方，把一個很好的地方，變成不堪寓目了。眼下的谷，好似一個大釜，脫去了蓋，一面的霧氣，時時自山腹，浮漲起來，有時候一部分的霧氣消散了，從那變位的冰河中間，放出光輝來。引導人不斷的注意我，把立足場放穩重些，並且勸我每行一步，要把手杖確實的刺入堅固的雪裏。有個地方，是一塊很短的急斜坡，卻有堅硬的冰，這實在是我們一個極危險的位置。我們每進一步，必定

開鑿立足場，但是，頗足令我們喜歡的，是我們已經來到沒有冰的地面了。櫛上的雪，因為風的作用，成了幾多重，形狀儼如蛇腹，突出在利斯櫛的邊緣上，現在這個蛇腹，支持了我們身體的重量。雪是略為凍結了，卻還有些微的陷足，倒沒有滑倒的危險。就是在這個地方，我們還是毫不懈惰，每行一步，必定把手杖插入雪裏。有一次，是這樣的覓求我們的安全支點，不圖那斧子的柄，到了我們所立的蛇腹的那一邊去了，在我把他拔回的時候，從孔隙的中間，看見了下界的雲海。漸漸的往上行去，來到了在雪中昂頭出來的岩石的地方，我們在這裏休息了幾分鐘。老納氏從霧中往上看，他說道：據這樣子判斷，這裏確係最後的櫛，但是，這樣的黑闇沈沈，我們不能看出什麼來。天又開始降雪了，我們離開了岩石，再沿着稜角，繼續前進，經過了一個鐘頭，來到了崖的上端，我們欣慰的事，是櫛狀已經完了，從此又須開始其他攀登的程式。

上面業經說過，在利斯櫛側邊，若有人從山稜傾落下來，那救助的話簡直的說不到。在那反對的一方面，前面也經說過，傾斜是異常峻急的，但是，救助的事，好似可以辦到。現在我向老納氏發出質問，說，如果我在這一邊，失足滑落，你應該怎樣辦呢？他對於這問題，好似不甚愜意，他說，他先要暫

時考慮一下，然後跟着我跳下去，但是他勸我，把這些思想，都要驅除淨盡，我對他笑了，這個比較普通辦法，更附加一重勇氣，可知他的心思更爲沈着啦。我們現在走進了岩石的中間，時而上崖，時而下崖，有時候，把腳擱在很窄小的邊緣上，而把手緊緊的抓住其他的一個邊緣，是這樣艱難辛苦前進的。又有時候，沿着兩旁邊成爲絕壁的岩石的邊緣，很注意的保持着身體的平衡，通到前面。有個時候正在越過一個岩石，老納把他的手簿丟落了，這手簿懸掛在六十英尺至八十英尺的下面岩石的上面。他很想把他取回來，我說，你如果想着下去是很危險的話，我一定另外買一本給你，他說，他一定要辦着看，他和我分離了。我想是這樣的呆呆的站着，也是無用，我的前面，有個岩石的裂口，而又不能不渡越過去的，我把膝和背脊，壓着兩邊，緩緩的緣到頂上去了。我降下岩石的對面，越過了第二個破爛不堪的裂口，更達到一個尖塔的頂上。現在這山的最高點，已經在目前了，隔着我只有一被風化剝落了的一個短短的鞍部。我聞到老納從後面的岩石中間，帶着劈拍劈拍的聲響，尋着來了。我降下鞍部，越過這裏，扒上對面的崖上，竟把玫瑰山的最高點收歸掌握了。

不一會，老納來到一處，我們互相慶賀這次攀登的成功，把剩下來的麪包和肉類，拿了出來，又

把茶瓶也拿了出來，滲合了一點法國白蘭地酒，大家享用，老納說，是這樣的，他從來未曾嘗試過。時時刻刻降下來很濃厚的雪，四圍是渾沌得不見咫尺，有時候雪下得較爲輕薄，便見那蒼老而淡泊的日光，從水蒸氣的中間，逸射過來。我把那沸騰測定器取出來，擱在邊緣的後面一個隅角上，蔭蔽不很充分，只得把我的帽子蓋在上面，所測的沸騰點，是華氏的一八四·九二度，適當攝氏的八四·九六度，器械設置的地方，比山的最高點，低下五英尺。

從利漣泊的旅館，登到山頂，約費了我們七個小時，這中間的兩個小時，是消費在櫛狀和山的背部上面。我們兩人，一點也不覺得疲勞，真的，兩人都是元氣充滿，如果再有一個玫瑰山的話，我當毫不猶豫的繼續進行，並十分相信可以達到頂上。我的經驗告訴我，我既沒有些微的山醉，又沒有些微的困倦，又沒有感到呼吸切迫，心臟動悸，以及頭痛等等。但是，玫瑰山的山頂的高度，是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四尺（即與四千六百五十九公尺相當，最近的值，是四、六三八公尺），比較白山僅的只低下五百英尺（白山是四千八百一十公尺）。我想在這樣的高度，空氣的稀薄，尙不能充分的發出上面所述的徵候，可知肉體的活動，是很旺盛的。

時時刻刻好似有太陽出現似的，孰知大失所望，後來竟變爲厚霧和濃雪了。因爲這個原故，不論你轉向那一方面，離開了十五步至二十步，視力竟不能到。在本日的很早的時候，我在那太陽所照的山頂巖上，測定溫度爲華氏的六十度，所以那接觸岩石的雪，一轉眼的中間，便見溶化，我把呢帽蓋在沸騰點觀測器上，帽上積着雪點，甚是美觀。實在說來，所降的雪，竟是凍結了的花雨，他們都有葉六片，有的葉上有羊齒形的筋絡，橫峙而出，有的是圓形，有的是矢狀，有的又參差如鋸，有的中間填滿，有的竟如網眼，但是，無論如何，總脫不了六葉的型式。自然界好似要補償我們眺望上的損失，所以撒布那些天花，在塵寰裏似的，如果山靈他來問我，說，你是要選取觀覽呢，還是要選取六出的雪花呢？那我在棄置這美麗的雪花以前，必定很躊躇的，這個看起來很悅目的，同時想起來，也是不可思議的。等我們去想想看罷，如果我們的眼睛，有那顯微鏡的同等的力量，那末，造成這星樣的結晶的分子，我們可以看見，看見他成就了堅固的核而在空氣的中間浮游着，看出他的聯合的原子，吸合起來，他們自身的配列，好似音樂的聯動，而以得到音樂的協調，把他終結的。真的，這種能力的展示，在我們所慣呼爲「無意識」的中間所含的理性的展示，真是不可思議的。如果實際的事

物，我們的眼睛能夠看見的話，我想一定不是空想所能及的。如果議院的建築，不是憑藉磚瓦匠、石工的手而是因磚瓦、石塊的內面潛伏的力所完成的，那末，在玫瑰山的頂上，使我們快樂的那些分子的建築，在他的過程上，真是不可思議的。

我的引導人二三次催促我，說是應該要想着下山的事了罷，因為雪是下得很厲害，如果把道路埋沒了，那真是危險呢。

在這裏整理一次，從山頂的巖間，尋路下來，不一會，把山頂擱在後面了，再一度攀登櫛上，往下面俯眺着渾沌的世界，聞到近邊的山腹，有崩雪落下，一種轟轟的雷聲，振動空氣。我們的眼睛不能夠看見他，也不知道他距離有多少遠，只在黑闇的中間，聞着咆吼，內中含着有難於名狀的恐怖。老納對我說：「我聞着這個聲音，不覺全身震顫，即時想到我那死去兄弟的事。」因為他的兄弟，在崇陸，是個最好的攀登者，在幼婦峯的斜坡上，竟如文字上所示，被崩雪壓為粉碎的。

上山是各人辦各人的，但是，下山卻遙為危險，因為要把靴的後跟，去踏着冰，較之用足指是要難些。老納取出一條繩，一端結在我的腰的周圍，一端作成一個環掛在他的手腕上，這種結繩的方

式，在我是覺得很新奇的。在此以前，引導人行到了危險的地方，也還是要把繩子捆着他自身的腰，在白山、西門是這樣辦的，在愁鷹峯、本任也是這樣辦的，他們是表示着無論遇着如何的事件，都是要生死與共的意思。但是，現在的老納的辦法，當我的生命危險的時候，他是可以放開手的了。我說，這樣的結繩法，我是頭一次看見的，他說，有萬一不妥的時候，這個能使他更爲有力啦。

我在這個時候，沒有了解這個意義，但是我也沒有固執着要如何正當的結法。不能說是恐怖，也不能說是誇矜，當我說道：「我要十分的注意啦，不要使他去試驗他的力量來援助我」的時候，覺得身上有很熱的興奮。我相信他是爲身體的安全，採取這個方法，我把他誤會了。因爲在後我所見他的所爲一切，無論什麼時候，因爲救我的事，不惜身命去辦，便可十分了解了。興奮能把憂慮的痕跡除去，於我很有利益，再說吧，這條繩也成了我安慰的源泉。我行在前面，下了櫛，引導人常常的說道，要把踏足場放穩了之後再動，每行一步，要把手杖放得實實的。有時候，我們簡直的緊湊在利斯櫛側的櫛的邊緣上，有時候沿着蛇腹，到了那有路的窪陷處。我把那斧頭的柄一二次故意的插進蛇腹去看。下來的時候，有兩處是堅硬的冰，這個是在櫛的中間，最爲峻急的場所，毋庸說，是很危

險的。把手杖放得實實的，把立足場放得很安全的，總得要極端的注意，但是一旦通過此處，好似最大的難關，已經終了似的。我們到了邊緣的末端，雪是下得極其濃厚，無論何物，都不能看見，卻是很安心着，以為以後的進行，可以無憂了。這個感情，是很愉快的，以前捆着身體滿懷恐懼的心的緊張，現在是得着了如何愜意的變化，但是，恐懼的緊張，他的自身，決不是不快的。

我曾經在那士特爾味(Stelvio)的山嘴上，注意到新雪的顏色，以後竟自成了一個習慣，在高亢的地方，無論何處，都特別的把他注意。今朝攀登玫瑰山的時候，對於我用手杖所鑽的孔，已注意到無數遍，從這裏面所發的光，簡直的沒有看見過青色的。現在呢，新雪到處存積，這個作用，卻很明顯。我沿着山櫛的途徑把新雪破壞，或用杖穿孔，看見從內層發出青光，真是驚喜萬狀。用杖穿成的孔，中間滿布着晴空無雲的那樣澄清而深遠的光。我們來到櫛的底部，老納在前面闊步的走去了，他在雪中把足拔起來，雪片紛紛墜落，這裏忽發見青色的不可思議的光閃耀着。青空的色，與山色大有關係，是毋庸置疑的，現在卻不但不看見青空，而且空氣被深霧濃雪所蒙蔽，離開我們二十碼的地方，便不能辨析。山為一面的霧氣所涵蓋，加以雪片飛舞，更覺昏沈。在我們行到山腳以前，霧氣漸

漸的淡薄下來，有陽光從霧中透射着。這裏既沒有微風吹動，雖然膝蓋沒到雪裏，卻感覺預想以上的溫暖，好似將我們攔在四圍密閉毫不透氣的窯中似的，暖得幾至呼吸窒塞。但是，因為我們在空氣中行動，一會便涼爽了。這裏的雪橋，比今朝所見的要柔軟些，這是要深切注意的，以外卻也沒有遭遇着什麼特別的困難。我們看見雪的屋簷，猛烈的崩落下來，甚覺有趣，從這裏經過的人不圖在裂口的顎部地點，腰以下都陷沒了，在那一瞬間，努力的想要扒起來，半途中，以一種本能的姿勢，把手和膝蓋，都突入雪中，把腰一挺，即時便能扒起。這次是冰河的工作，把這個辦完了後，我們來到對面的山的斜坡上，昇上山坡，從此經過漣泊坡的邊緣，回到旅館。今日的旅程，約費去十一個半小時。

十九

我在十一日的午後，想單獨的去攀登漣泊峯（Riffelhorn），已經達到相當的高處，但是因爲走錯了上山的路逕，而夕陽又將沒落，逼得我只得重行退回。回到旅館一看，有些有趣味的人們，剛來到這裏。就中有個牧師，他的狀態，是自由、沈着、而軒昂，使我們都發生一種愉快的感想。這人的顏色甚好，體幹適宜，肺卻不佳。他是風趣橫溢，好似一刻都不能安閒似的。十三日的清晨，我帶了他和旁的人，一同走到加納冰河，因爲這裏是包含在我前往檢察的途中的原故，所以順道來的。我們在頂上恣意縱覽，從這裏所見的山略，雪略，冰略，這些個集團體，世界殆無其匹。我把斧頭擱在肩上，對着衆人說聲「少陪，」別了衆人向前進發。

（註）一八五八年，柯克（H. W. Cooke）。他用鉛筆的草圖，畫着這個美麗的寫生畫，據我所見，這是最優良最正確的。

牧師說道，你要去了麼，那末，在我們分離以前，讓我們握回手罷。把這個當作信號，我一一的和

他們握過手了。是這樣的從中心發出來人類的親切心，分配在這一日的中間，使我這一日的工作特別的感着美滿。

我們沿着羅特康 (Rothe Kuenen) 的背部前進，到了能够眺望冰河的地點，就是這麼高的地方，在很古很古的時代，也是有冰存在的，因為那些陳舊岩石的表面，雖被蘚苔覆蔽着，那槽紋和剝削的痕迹，是不能磨滅的。現在冰河的表面，在從此而下的一千英尺的下面，我們的目的地就是這裏。從這裏行過去，要降下許多許多的斷崖，這些個斷崖，被風化所消磨，現出破爛零碎的形狀，但是，這裏那裏，有許多堅固的岩石的地方，他又殘留了許多的凹槽和條紋。有一二處，我們除了是這樣構成的窄小脊部以外，實在是無可攀緣。我們有時候逼着要通過很狹的裂口，又常常的要迴旋那岩石的邊緣。在這些地方，所可靠的只有自己的足，但是，那能够攔足的岩石邊緣，他的寬幅，僅僅的一二英寸罷咧。我所最厭惡的就是這等地方，因為萬一失足的時候，無可黏附，在勢不得不用手腕去扭曳，這是我極端不願意的。後來我們自山頂至山腳，一行穿破，來到谷間，又要往谷下降。我略為沿着邊緣，走着試看，發見他那光滑的面，是很深的，只好往後退回。當老納取着別徑深入試探的

時候，我坐在近旁岩石上繁茂的草叢的近邊，測量溫度，其成績如次：

岩石的溫度……攝氏四二度

從岩石上一英寸的空氣……三二度

從岩石上一英尺的空氣……二二度

草叢……二五度

上面所列的第一次表示岩石的溫度，並不正確，因為只有寒暑表的一面，和岩石相接觸的原故。據洪博特（Humboldt）所觀察及所說明的奧利諾克（Orinoco）瀑布的音響弱減的原故，是因為草叢和岩石的中間，有這樣溫度的差異，因此發生密度不同的空氣的混合，所以纔有這個現象啦。

試驗和失敗（trial and error），反復的施行，到底來到冰的地方了。我們費了兩個小時，纔通過了岩石的中間，這裏的冰河，對着山的突出的底部，用極強的勢，排擠進去，所以冰的組織，是很發達的。冰中有罅隙交錯，青色的冰脈，用一個直角的角度，橫渡過去。我走上冰河，行到那冰被壓縮，而大大的皺曲的地方，覺得有等地方，竟能看見那冰脈橫過層理的線紋。有一次引導人對我說道，好一個特出的孔穴（ein sonderbares Loch）呵。在一個斜坡的上面，生成一個拱門形，好似要把我

們引導進冰河的腹內似的。我們行進去，一直到那空洞的末端，把他檢閱一過。看見他的壁，是透明的青冰構成的，尤其是含着空氣泡很多的冰。但是空洞的上壁，異常的薄，能夠給微弱日光的照射，透壁而入，透過來的光，呈淡紅色，引導人表示他的驚異，贊道，「赤光輝映。」有處地方，冰板橫架在空洞上面，形如天花板，因為側面受着橫壓，彎折得竟似V字形。這裏的冰，些微含着氣泡，無論什麼時候，都和水泡，共同存在。天花板的一部分，實在是氣泡充滿，而又有等地方，因為內部液化的原故，單剩着冰的殘骸，這些壁的中間，含着水的細胞。

冰河的高處，「向着舊慧門（Weisthor）」到處都可以看見很美觀的水平層理。我把這個說給引導人聽，使他注意。引導人答說：下部分的冰，能這樣完全，全是因為上層的壓力的原故。雪是漸漸的壓縮，成了冰河。我們行近玫瑰山旁邊的一個支流的地方，這裏有巨大的壓力活動着，層理潰裂，潰裂得最為厲害的地方，表現出橫過去的組織。行近壓力最大的地方，漸漸的便不見層理，而垂直的組織益為顯著。

二十 加納冰河和漣泊峯——磁氣的現象

八月十四日，是日爲星期六，在清晨很早的時候，聞得旅館的侍役說道：「真好天氣啦！」(Das Wetter ist wunderschön)！我聞到這個吉報，從寢牀上跳起來，迅速的收拾着。聖尼古拉(St. Nicholas)谷的對面的連峯，最初是晴爽無比，但是，太陽一昇，有輕薄的浮雲，把他包圍着，次第濃厚起來了，雲的下面，谷中的空氣，甚爲清澄，而他的上面的太空尤其是清澄無比。所以雲在天與地的中間，舒卷自如，而在羣山的頸部，排列着成種水平的條紋。

太陽一出，空氣感受溫暖，眼睛所能看見的雲，都被溶化，所以空氣特別透明，這是我們想像得到的。太陽的作用，實在是這樣的，但是，他的作用，還不止此。他的光線，當他昇到東方的天空的時候，對着聖尼古拉谷，更深更深的射進去，這谷裏的水分，成爲目不能見的蒸氣而上昇，而這些水分，在空氣的溫暖能保持水蒸氣狀態的時間內，是不能看見的。高處的岩石，因爲晚間的放射，失去熱量

而冷卻，對於上昇的水蒸氣，發生凝結器的同樣作用，而成眼睛能見的霧。這個氣流還是繼續上昇，雲從那最高的峯，徐徐的往上進，成種奇妙的形態，或是動搖，或是變幻而漸漸消失。一個山峯戴着帽，峙立如將軍，一個山峯送出雲的氣球，天空飛旋，你老遠的用目去望，便次第的不知所終了。最初好似受着日光的雪的那樣輝煌着，後來愈趨愈薄，顏色也就發生變化，從闇紅色以至闇紫青色，最後不見痕跡。

太陽愈高，岩石溫暖，雲霧完全消滅，那山與冰河好似配置在玻璃樣的透明空氣內。我想縱覽這一帶風光，所以登到加納脊（Görnert Grot）。往冰河的源頭一看，有個很廣的峽路旋繞着，遮斷眼界。峽的上面，戴着純白的雪，有兩個可愛的圓丘並立着，這個感受日光，映射得如新磨的白銀，剛剛似那表面上一旦溶化了，重行結成的純白鏡上，有光線照射似的。右邊是玫瑰山的邊緣的岩，其次是岩頂，看見山的全體，都服着雪衣。玫瑰山的右邊，立着利斯櫛的粗大的岩，其高殆無匹倫，他的尾部，有雪黏附着。雪不能黏附在更高的山壁上，有時候垂掛在截斷前面的斷崖上，而時時崩壞，向下面滑落，成個很厲害的崩雪。利斯櫛和玫瑰山的中間，挾着一個廣大的谷，從兩個山所來的雪，匯

集這裏，成了玫瑰山的西冰河（Western glacier）——有很清的水流着，從他的大小上面來說，在很古的時候，已經享有主要冰河的名了。從那個把那兩山聯絡的山峽那裏發端，有些地方，是裂開了來，破折了來，以外的地方，色白而美麗，延長了到他的雪線。在這裏真正的冰河，是由於萬年雪所成的，從那加斯他雙子山（Twin Castor）的圓肩起，流下來一條冰河，最初色白而輝煌，從此忽然間成了斷層、裂口、絕壁，以至於不見蹤跡。這個冰河，從那玫瑰山冰河與主冰河合流的前面，併成一個河流。其次來了一個岩瘤，有條「二次冰河」好似膏藥似的貼在那裏。從此有條一方以平峯（Breithorn），他方以雙子山波拉克士（Twin Pollux）為境界的暗（Schwarzo）冰河，流在那裏。這冰河很大，上面有純白的雙子山聳立着。其次有個滑澤而摺皺的處所，過了這裏，萬年雪裂開來，山峯與裂口，縱橫交錯。但是，這些個都已次第就範，冰河是滑潤而寂靜的流，在主要的谷中，與其他的冰河聯絡一氣。次為浮冰河，（註）四圍被平峯的岩石的腕，擁抱着。質塊並不很大，但是他成了條很美觀的曲線，末端的地方，有美麗的縞狀。其次為小鹿山冰河和聖狄奧杜爾（St. Theodul）冰河，後者，是在加納的谷裏，把冰的積載，全數空出來的最後一個。在這裏列舉的冰河，都在共通的

幹流上合流，通過漣泊峯的山腳的狹路，不一會便是四面石堆散亂，冰河急達終點，把那前面的牧場，強橫的剝削去。

(註)這個名，是從斯塔德地圖 (Studer's Map) 上取來的，但我屢屢呼爲平峯冰河。

在漣泊峯的直線上，立着一個拔出天空的牧地峯的提唐尖碑 (Titan obelisk)，有弗爾格 (Furgge) 冰河，從他的底部流下來。在反對的方面，慈慕德 (Zmutt) 冰河、麗姬 (Schönbühl) 冰河和高頰 (Hochwang) 冰河，他們都從那皓齒 (Dent Blanche) 流下來，又峯冰河和浮冰河，從那同名的峯頂上流下來。其次爲慧峯 (Gabelhorn) 冰河。在右邊的方向，畫着一個很大的曲線，擴展到密華珀的峯上，從曖琪峯去看，好似一個雪尖，而從這一方面去看，竟是一個黑闇而懸累的絕壁。從此經過山丘 (Alphubel)、阿勒連峯 (Alleleinhorn)、列菲琪峯 (Rympfischhorn)、光峯 (Strahlhorn)——都是些大的——達到慧門的山路和鳴峯 (Cima di Jazzi)，這算是在游覽者的方面，視界都已周到啦。

我把磁針擱在岩石上面，想去測量加納冰河的位置，我觀察太陽，發見磁石指在反對的位置，

使我很喫一驚。太陽所表示的是北方，磁石卻表示爲南方，最初，我想是製造磁石的人，把南極、北極的記號寫錯了罷。但是，把地方移動看，那磁石也變動了，那時我了解這是加納脊岩石作用的原故，有等地方，磁針的尖端，傾斜得很厲害，又有等地方，急急的周圍旋轉，表示着「極性」完全變動。我想這岩石確是磁石的叢集點，如若不然，定係一個含着很充沛的局部磁極的磁石罷咧。在某等地方，移動的距離，不到一個英寸，磁針的位置，全靜止在反對的方向。我把他拿到寬約一英尺的狹長裂口中間去試驗看，這磁針在某等地方，是沿着裂口朝着的，又有等地方，是橫對着裂口朝着的，有時候在磁針的北極上，有點微小的瘤形物吸收着，一會兒，相鄰的瘤形物，很強烈的反撥起來，復吸引到南極上去。岩石的一端的邊緣，僅長三英尺，是含着北極性，其他的一端，含着南極性，在這兩端的中間，是中性點，因爲這個原故，這個岩石，和那普通的棒狀磁石，含着有同一的極性。在最高的岩石的地方，這個作用，也表現得最強，但我在山頂些微低下的地方，發見一個質體，磁性非常強盛。

我想起了福布士教授，曾在漣泊峯的頂上，注意到某種特殊磁氣作用的事，很想攀登上去探視。從加納脊降下來，經過了那些形成「峯」(horn)的底部的岩石。這些岩石，含了很多的雲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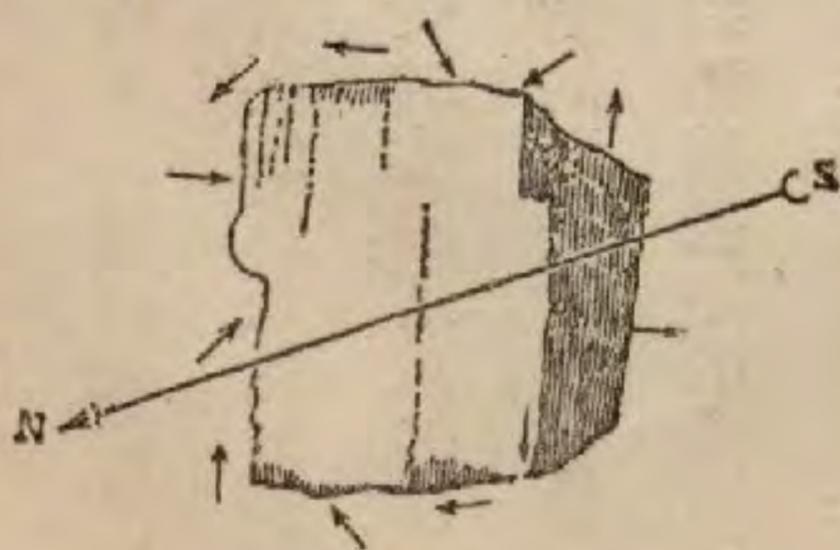
一種柔軟的肥皂質體，峯（角的意思）的上部岩石，其質緻密而堅硬。攀登的事，是游山的愉快工作，我們搜索了容易對付的路徑，越過了岩壁，迴繞了岩角。在路上走着走着，並檢察岩石的磁氣狀態，知道這一帶都是很微弱的。關於此外的點，知道漣泊峯，是一個很可注意的質體。很古的時候，加納冰河的冰，大概比較現在的位置，要高到數百英尺，或者竟到數千英尺，流下來的時候，觸着山角而破裂，沿着岩壁，往下滾落，角的直立的壁的一部分，因為這個作用，感受琢磨，好似從那玉石雕刻工匠的手，造成出來的似的，琢磨的痕跡，恰似用鋼鐵的鋒刃所刻畫的銳利而顯明。是這樣留下來完全的條痕，從來未曾見着，微細的線紋和那深刻的線紋，都是一樣明顯的，這是因為岩石堅硬，未曾磨滅的原故。岩石中間，含有多量的鐵質，近於山頂的表面，因為變成了過氧化鐵而成紅褐色。我們行進斷崖的中間的時候，把斧頭，留置在後面，專靠手足的動作，我們是擠進去，扒進去，抱持進去，攀緣進去，在暫時的中間，已達到角的頂上。

我們達到頂上，看到近旁，有些岩石的堆，重積在那裏，把那石堆的岩石，檢察來看，也呈現着強烈的極性，就是周圍的岩石，作用亦自不弱，磁針是急急的振動，有時候把位置些微的移動，便看見

磁針向周圍旋轉，四周散布的岩石破片，也是帶着磁性的。那長邊的適宜的距離的地方，表示北極，而在相等的長度的地方，表示南極。有兩個平行的岩石，中間是用一個裂口隔開的，也同樣的表示磁氣的分布。當我在角的一端檢察的時候，老納步行到那一端，那裏豎立着兩三個石人像（*Toni-mes do pierros*），他要想把這石像推倒，卻被我大叫一聲，把他驚住了。實在的，我想這個角的磁性，不是因為落雷而產生的麼？我想去考察那空中空氣的放電最容易感受的尖點，所以我叫住了引導人，讓石像照樣攔着，不用去變更他。我一方面檢查途中的岩石，行到角的那一方面，確實發見會受過落雷的兩個被風化的尖端，對於磁鍼，很有劇烈的作用。有時候行到稍微低下的地方，又發見山頂下岩石的中間，作用極其疲弱，走到一個更高的地去看，發見他們的尖端，都是北極，在相隔不遠的距離，是他們磁極的叢集的中點。在這些地方，只要把位置移動一二英寸，磁石便旋轉不定。在角的舍牧地一端的石堆，比較其他一端較高的石堆，磁性較弱，但是周圍的岩石，在許多地方所表現的都是強磁性。我在山頂試驗完結後，降下角來，一面下山，一面仍重行檢驗磁性的情狀。好似隆起來的高處，常表現強烈作用似的，我曾記得造成角的露臺的各端，都沒有強作用的紀錄。

無論在如何情形下，那岩石的作用，是許多的磁石，雜然並陳，成了一種集合體而呈現的，並非是在全體上面，帶着一種磁性而呈現的。

在這一日的晚邊，檢察了漣泊峯的較低的支脈，在那些裂口和山壑的中間，令人感覺得恰似在廣大的城砦或堡壘中徬徨似的，山崖好似城壁，那些條紋和研磨的形跡，簡直不異於人工造成。我發見下部的岩石，磁性很強，一個連續下去的石塊，在狹山的面積內，現出了這個作用，其餘的部分，卻完全沒有。從山頂轉落下來的轉石中間，有強烈而種種異樣的極性，第八圖就是那其中一個的草圖，圖中各位置上所繪的矢形，是把磁石拿進旁邊的時候所示北極的方向。我在降下支脈的中途上，越過那岩壁橫臥的地方，這個構成了往古加納冰河側面出口的境界，岩石是赭色而堅硬的。有等地方，飽受風化，破爛不齊，有等地方，卻又光澤如琢，這上面現着明顯的線紋，外側的表面，恰似松皮，凌亂剝落，而被研磨了的表面，耀目不亞於琺瑯。冰河的作用，與鐵軌上機關車的行走相類似，兩方都是被壓力



第八圖

和摩擦所破壞的。岩壁的寬，是二十八碼，一方的邊緣，在十碼到二十碼的中間，都含着北極性，其他一端在相等的長度中間，含着南極性，在正中的地方，是一對局部的磁極。

讀者的中間，或者有少男少女，亦未可知，在這裏我把磁力的話，稍微說明罷。普通的磁石，略略指着南北，若拿一片鐵接近磁石的任何一方的尖端，鐵和磁石，必定互相吸合。若拿的不是鐵而是鉛，便沒有這樣的作用，銅、金、銀各質也和鉛一樣，鐵是帶有磁性的金屬，其他的物質則不然。就中尤宜注意的，鐵片拿到磁石的近邊，無論那一端都可吸收。現在不用鐵片而用鋼鍼，無論磁石的那一端，也可吸收，但是，把這鋼鍼擦過磁石一二回後，便發見他的一端與磁石的某一端相反撥，與磁石的其他一端則相引吸。鋼鍼擦過磁石發生反撥與吸收的作用，磁力的這種兩重作用，名爲極性，所以最初僅僅只帶有磁性的鋼，現在卻已帶有磁石之性，名爲帶有極性。

製造磁石的人，在磁石的兩端，注意的做成兩個極，若是在一片的鋼中，作成了幾種的極，那是極不好的，帶磁的方法，若不正當，雖想極力的避開，結果所得的仍係這樣，是這樣的不規則的極，名爲局部磁極。

少年諸君，在加納脊及漣泊峯的岩石，發生上述的作用，業已知道了不是單單其中含有鐵質的原故了吧。他不似普通的鐵樣僅僅的帶着磁性，他好似成了磁石的鋼鐵的那樣，帶有磁性，並帶有極性。又這些個極，是上面所述的局部磁極，他是極不規則的散布着。

上面曾經述過，福布士教授是對於漣泊峯的磁石作用，首先注意的人，但是他好似在想着這個山的全體，在磁石上面，是發生了部分的吸收作用的（他沒有說過是那一個極）。他想要使將來的觀測者能考察這種作用，所以他包圍漣泊峯，把各山的方向，都詳細的記載着，但是我相信他若變更他的位置數英寸或者變動數碼，而更爲明顯，那麼，他定會發見他所記錄的可得幾種不同的方向啦。局部磁極互相接近的時候，因爲配列得很不規則，些微離開了漣泊峯，在磁石上面，並無巨大影響，這是因爲局部磁極，互將作用打消了的原故。

十五日的清晨，漣泊坡爲濃霧所包圍，上面下了很大的雨，沒有間斷過。到午後一時，灰色的天空破裂了，從他的空隙現出紺青天空來，這裏壅塞了，又往那裏現出來，好似太陽與霧氣，演那生存競爭的戲劇似的，後來太陽博到勝利了，羣山次第排列而出，最後是真晴了啦。午後行到加納脊，更把岩石的磁性，詳細的檢查一過，這裏也和漣泊峯一樣，加納脊的隆起的地方，作用較強，這是因爲很能曝露空中的部分，容易產生帶有磁性的氧化鐵的原故罷。我採集了許多的岩石片，現在還收藏着，這個在磁石上都有強烈作用。太陽行進西邊的地平線了，我一個人山上徬徨着，想看那最後的光射着羣山的光景。這些山中間，除了一個例外外，沒有一點雲的痕跡，所謂例外，就是牧地峯。這個山的姿態，使人很感興趣，他的尖頂，從山至下，好似兩根很直的線分開來，當着風的那一邊，露出來山的絕壁，左邊有頑強的雲，緊緊的攀附着岩石不去，但是實在並沒有可以糾纏的理由。凝結

了的蒸氣，不斷的消失了，消失了又有新的發生出來，從山上向着奧士丹（Aosta）的谷中推進，流入雲河裏去。事實上，帶着濕氣的風，在聖尼古拉谷的上面，輕浮的飄盪着，從此觸着牧地峯的冷峯，水蒸氣被冷凝，在風下凝集起來。頂上時時的好似火山的那樣吐着煙氣，一有霧氣發生，便被山風吹成長條，往空飄舉，太陽愈低，赤色更濃，這些個霧的長條，望去有似火焰，太陽愈低，光線愈薄，以至於完全的褪失。

「銀髮如流星，混流入長空。」

太陽消褪了，遺世獨立的老人，還自寂寞地殘留着。太陽在消滅了的瞬息間，那風景的偉大，令人驚異，遠隔的西方，帶着赤色，許多灰色雲的花環，浮動在萬山之中，上面的大氣圍，寂寂不動，染着光彩如虹的薄雲，四面平鋪的飄盪着，那種色彩，與婀娜琪峯所見的，性質無異，這是根據光的「干涉」來的，比起那單是日沒所生的風情來，是美麗而富於變化的。

十六日很早的就到了冰河。冰河在夜間凍結了，逸出來的流水，流在冰的上面，在很多地方，可以看見的。我從水的下面，取出一塊很好看的冰板，這中間含着許多的水泡，無論那一個都與空氣

泡或空虛的粒子連合着的。這種小泡的最普通的形狀，是正六角形，但是這些中間，從完全的六角形到完全的圓形，含着種種的形狀，有許多的小泡，附着有皺縮的邊緣，表示他的原形是六瓣的花形。在岩石蔭蔽處，日光所不能到的地方，冰中無一水泡，這大概是由於太陽的輻射罷。我第一的目的是來檢察加納冰河的構造，這個冰河，從玫瑰山的中腹，流了下來，到最後被那巨大的西冰河，急急的把他截住。兩個冰河的中間，有石堆，這個先前本是加納冰河的終點石堆，而又是西冰河的側面石堆。冰的中間，沿着石堆，有條垂直的冰脈，他的組織的方向，是與石堆平行的。我昇到冰河，發見了離開橫壓最烈的而地點較遠的地方，組織愈不明瞭。我想去觀察冰河終點的一般情形，行到所謂板上（auf der Platte）的岩石上面，愈走近壓力較大的部分，愈看見組織是鮮明而完全的，終點的冰，因為感受壓力的原故，皺曲叢起，組織的紋路簡直不能看見，但是明白卻是很明白的，因之下面的層理，愈益的分明，最後成就了完全的狀態。

這次離開了岩石，一直往前進，橫過玫瑰山到他的中心部分，在這裏簡直沒有看見組織。次向着加納脊，降下冰河，行到了界接加納冰河的石堆地方。這裏冰的力學狀態，是完全表現出來的，一

步一步的行近壓力較大的地方，更一步一步的行近組織較為發達的地方，直到最後行近石堆，發見了他的平行的層理，發達得最為可觀。這裏的表面的槽紋，可以追蹤到很遠的地方，繼續不斷，在石堆的旁邊，青色冰脈經過的冰臺上面，載着一個轉石。有等地方，冰被風化，成了不滿十二分之一英寸的薄板。

這次再橫過玫瑰山冰河，行到了與暗冰河（Schwarze glacier）的合流點。這個冰河，是從雙子山（The Twins）與平峯的中間流來的。玫瑰山冰河的組織在這裏的不似其他的那樣分明，而所受的壓力，也極為微小。暗冰河的組織，到還表現得不錯，這裏是和他的石堆平行的。平峯的崖，因為受過急烈的風化作用，很是曝露出來，有許多的轉石，崩落在附近的冰上。從暗冰河和平峯的中腹所流來的冰河的中間，有一類的石塊，堆集在冰的背骨上面，形成了大規模的石堆。從這裏很可以縱眺冰河，並可了解接近最大壓力的部分，組織是次第完全發達的。在平峯冰河的上部，分布着許多很美觀的彎曲波形。行近石堆，這些波形，便愈是密接着。從那包圍加納谷的羣山，流出來的冰河，在和那巨大的幹流相會的地方，都是急急的向外迸裂，因為感受壓力的原故，成了被那些平

行的石堆所隔開的狹窄的縞帶。

這次下了平峯冰河，來到冰的瀑布的底部。在他的一邊，因為受了壓力，成了個大大的皺紋。冰脈的組織是在他的直角的方向發達的，這樣的組織，從這裏往上走，是看不見的，皺紋被裂口所截斷，而裂口的中間，有青色的冰脈，在直角的方面散布着。這次離開了冰河，在附近的牧場，緩步的徘徊，從這裏去縱覽冰面的表面，這裏所見的與加納冰河所見的毫無差異，組織是次第完全的。表面上所散布的不規則的斑點，漸漸成了縞的形狀，而愈走近石堆，這個愈為明顯。這次從牧場下來，略為測量冰河的波形，從此進到平峯冰河和聖狄奧杜爾冰河的合流點，後者的終點，因為與前者相衝突，所以呈着皺紋。這中間的石堆並不隆起，沿着以兩旁的皺紋為境界的空處而散布。平峯冰河，漸漸的狹小，最後在石堆的下面消失了。在那狄奧杜爾冰河交叉的裂口的兩旁邊，我想我准能明白地看出兩個冰脈的系統，互以十五度乃至二十度的角度相交着。達到加納冰河的時候，發見某處有個不能啣接的很大的「變位」。降下冰河，經過漣泊峯到了一個能夠看見對面山壁的地點了。在這裏沿着「冰的櫛」(Combs of ice)用着十分的注意，步步前進，橫渡了冰河，在裂口的縱

橫交錯的中間，風聲習習，直到我們達到漣泊峯的橫嶺。我攀緣着到了頂上，從此越過綠色的牧場，歸到旅館。

因爲日間整日裏勞動的恩賜，夜間竟享到安眠的實惠，次日旅館中人，一個個皆被喚起，但我每次聞到呼聲，瞬間又入酣夢，是這樣的夜中的時刻推進着。到底天黎明了，漸漸地大明而特明了，把懷中的表取出來一看，到六點只差二十分鐘，我的引導人被一班紳士雇了去登玫瑰山在午前三點鐘已經出發，他留下一個腳夫，引我赴近處冰河去考察。但是，從窗中望見清晨的景色，美難言狀，滿心想要扒到玫瑰山頂上去俯瞰塵世。我的機會很好，——我能够一個人扒到山頂上去麼？我想我經過練習，又已慣悉，這宗事情，當然是辦得到的。不是分明自己的能力做得到的便不去做，那末，無論如何，我可以去試試看。

二十一 第二回玫瑰山的攀登

我無論在什麼時候，精神上的工作，和肉體上的工作，都是在寒冷的氣候，元氣最強盛的。我在德意志度那學生生活的時候，來訪我的朋輩，都說是我房裏的溫度太低。現在我來到阿爾卑斯，既不穿上衣，又不着領褂，從朝到晚，徘徊於冰河之上，實在不是一件珍奇的事。現在我在我的可能範圍內，希望行裝是越輕便越好。在這裏脫下下衣，棄去圍襟，我想靠着日光和身體的運動，去補償熱量的消耗。朝餐用過了，把剩餘的茶，裝進小玻璃瓶裏去。他是個很小的瓶。我吩咐侍役，預備點火腿麪包，把這一類的東西，些微的裝進袋裏，我想這一次儘可以征服玫瑰山高山了。我沒帶白蘭地，也沒有帶葡萄酒，我知道四翁士的麪包和火腿，可以生出力學上無限的力，食物不足的事情，我一點也沒有顧慮。實在的，我想無論引導人或旅行人，在這種時候，他以為是「必要」而不斷的「增加元氣呵」(refreshing)的縈迴着，反倒失去了元氣而成了怯弱，麻木呢。

老納給我留下來的引導人，已經來到了門口，我把他喚了進來，託他伴我游山去。他看見我穿着襯衣的態度，茫然不解，最初他拒絕不去，後經同伴解說，他纔答應。我把袋擱在他的肩上，往前走。他曾一二度說，這不是往黑湖（Schwarze See）的道，大概他是看見我這鹵莽滅裂的樣子，喫驚了罷。從那個界着加納的山頂脊部去看，真好一幅全景出現的展覽畫。在玫瑰山的高峻斜坡上，看見一列的黑點，那是三點鐘從旅館出發的，那一隊人呢。——那裏真高，你若想追着他們，或是行近他們，那簡直是做不到的，他們實在是把時間有效的使用了。後來我纔曉得他們是因為天氣太寒的原故，因為太寒而想使身體溫暖，所以急急的跑上山來。我很快的下了冰河，向着玫瑰山的山麓進行，引導人在後面跟來了。有一處冰的表面溶化了，流出來的水，在冰上成條深而廣的水溝，這個並不是不能跳過去的，跑過去，一縱便過，我在前面走了。經過二三分鐘，我聞到我的引導人，以一種忠告的調子，向我叫喚道：「不能，不能，我不能跟你往那裏去。」但是他繞過道，也越流來了，我在那玫瑰山冰河與板上岩石相會合的地方等着他，扶助他下了冰的斜面，我又在岩石的頂上等着他。他走近我，現出一種昂奮的樣子，說道，現在我已經明白了你是要往玫瑰山的了。但是，我不能跟隨

你。我請他伴我到第二個崖上，他答應了。我發見他對於我有點効勞的意思。他行在前面，發見了一隊往前進發的幽闇足跡，因為他的經驗的效力，他比我很能跟隨上去。到了我們目標的崖麓，不見足跡了。我一邊回想，一星期前和老納是怎樣前進的，一邊仍搜索前進，引導人在另外一條路，追尋足跡。冰河在這裏裂開來了，我比引導人，一直在前，不覺行進裂口的中間，他是極端的恐怖，說道：這裏是無論如何，通不過去的呵。他停足不進，不一會我發見了足跡了，把這個告訴他，他是很馴良的。跟在我後，說道：你一點都不錯，他表示意思，再往前進，我們登在崖上，在上面雪的中間又發見了足跡。在這裏我把袋和望遠鏡取了過來，擱在肩上，給引導人五個法郎的小支票，他一個人回去，我一個人再往前進。

太陽與天空，都是很光華的，但是，因為昨夜凍得太厲害，所以寒氣異常酷烈。山是比我前次所見的還要可愛，還要可貴，所以登到斜坡的時候，越過光輝前途的山路的時候，或者迴繞巨大的雪山的時候，自己僅僅是一個人的意識，在那瑰瑋的景色上面，更加一重新趣。我隨着前面過去了的人的足跡前進，這是一星期前，老納和我所行的路徑。有時候我些微離開了這道，從玫瑰山向着利

斯櫛擴張的鞍部的那一面，可以眺望意大利，在我的下面，有一個廣大轉位的萬年雪所埋伏的谷。現在我所立的斜坡，頗爲急峻，我十分的喚起注意，振起精神，不要發生危懼的念頭，我對於那絲毫不覺得危險的地方，倒不如這樣的傾斜還好些，步行在那完全平坦的地方，或是步行在那擴展到威士普和舍牧地中間的谷裏，比那峻急的山腹，還要困悶些，感到困悶，就是表示那筋力沒有正當消耗的原故。肌肉的中間，含着力，神經的刺激一弱，方便偃伏下去，就是全不勞動，也感覺疲勞。但是，一想到危險的事，精神即時覺醒，肌肉催進活動，肌肉是敏活的自由的活動，時間自然迅速的愉快的經過去。

我是一邊想一邊走下山去，我屢屢的感覺得在那不知不覺的中間，走得過於急驟。這時候我又把腳步放緩慢些，從雪中把腳拔出來的時候，使他略爲休息，我纔知道是這樣的行動，便是休息一樣。這是貫通自然的原理的一例，——要完成物理的變化，時間是必要的，四肢的不同的部分，是要那不同的分子的配列，從這一個部分，移動到那一個部分，這中間需要時間。你慢慢的把腳舉起，而任隨他的重力向前面下墜，人們可以繼續步行到數小時，若是比這個步調些微高一點，那麼，你

便感覺疲勞了。毋庸說，普通的步調，是因入而異的，結果，耐久力的增加，是全賴那筋力的節約罷咧。

太陽在很久的中間，很熱烈的照射着，現在我在雪面斜坡上面，發見了奇妙的光的變化。往上面看，現出很悅目的干涉色，在我和太陽的中間，有一片輕浮的雲幕擴展着，而染着美麗的顏色。橙黃色、赤色、綠色、青色，根據那光的迴折所生的色，這裏是一一的表現出來了。顏色的帶，看起來好似在太陽的周圍，成着圓形的傾向，但是，雲的展布，不是均勻一樣的，最後他破裂來，成了一片一片，這時候適應着各處雲片的情狀，染着各各不同的顏色。我在登山的中間，是這樣的雲幕橫蓋太陽的，曾經見過三次，而他的現象，是一次的新奇一次。我達到山的中間的時候，看見從利斯櫛的旁邊，有崩雪落下來了。我的目光，被那轟轟的聲音引過去，我看冰在動揮，卻只看見了崩雪的尾部，但是聽他的聲音，知道這個崩雪不是小的。突然之間，他的前部，從那凸出來的岩石的後面，現了出來，猛勢的冰塊，向着山谷闖進，有一團冰粉的圓狀雲，高高的揚起空中，那莽壯而曳起長尾的聲音，帶着四山的反響，從高處對着我下來，最初我以爲是什麼悲嘆的聲音，很喫了一驚，我想着是那一隊人行近山頂的時候從山崖上面滾落下來的罷？更加注意的去聽聽看，那聲音是英語的「快哉」(Hooray)。

我真正的走近他們的一隊了，往上一看，在那裏。在那裏，但是，他們離着我很高呵，他們要上到山頂，也還是不容易的事，我想我居然這麼快，真高興。這次我的眼前是冰的崖，從此往右轉，經過數分鐘後，出到櫛的底部。

在這裏，些微休息一次，籌畫我此後的工作。我的頭腦，是很清醒的，筋肉的狀態是舒適的，我感覺剛剛合式的恐怖，使心神緊張。我對着櫛前進，是從容而穩健，不一會聞到歡呼的聲音，知道那隊到着山頂了，這是荒涼乾燥而無尾音的聲音，他的反響，時而強，時而弱，所以那個聲音是時而高時而低。我通過那在山的最後的岬的底部，而從雪中突起來的岩石中間，有一次不得不把頭低下去，忽然間把頭擡起來看見我左邊的足下，潔白無垢的雪坡，眼睛迴轉起來，這個好似眩暈，我想是因爲雪的上面，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合着視線的原故罷。我行到這裏以前，沒有喫點什麼食品，現在，我把口袋打開來，用了兩塊火腿麪包，把所剩餘的茶都喝完了。行李是不重的，但是這時候卻妨礙我了，當那要取精細的平衡的時候，就是極輕的行李，你若帶着那沒有帶慣的物件，也是發生危險的元素，因爲這個理由，我把茶瓶和剩下來的火腿麪包，都擱置在這裏。很長很長的山稜，在眼前成了

個峻急的斜坡。當我開始上昇的時候，先前聞到聲音的一隊的先驅者，他的姿態已現在那山稜的上面，不一會他的全隊，都由後面下櫛來了。我們互相行近，崇陸的有名的引導人名叫彼得鑽（Peter Bohren）的行在前面，緊隨在後的是一個紳士，他親切的照料着，再後面，是其他的引導人和其他的紳士，最後是我的引導人老納，他把那強壯的右腕，扶着一個隊中最年少的繼續來了。我們在那雪中突出的岩石地方相會着，我那露出來的咽喉，被凜烈的寒風吹得很痛苦，我從老納借來一條手巾，把他保衛着。我對那些新相知的朋友，告了別，直往上進，一會兒，到了那雪脊與岩石組成的山峯的地方，這回要登到那岩石中間去。每行一步，與一切的生物，相離愈遠，那孤寂的感慨，愈覺濃厚。我還是和先前一樣，上了崖，又下了崖，迴避着山嘴，渡過了裂口，沿着岩石的邊緣，從此越過最後的深沈的凹凸不平地，登上對面的岩石，直達山頂。

眼下是雲和山的世界呵，那挺拔着壯麗山頂的瑞士國，風景清明，氣象瑰瑋，意大利是一樣的瑰瑋，卻半邊爲雲所掩蔽，烏森森的積雲，闇沈沈的岩石，互相觀覷着，有等地方，白雪與白雲，爭妍鬪豔。玫瑰山谷，形如斗杓，在日光的下面，放出光輝，——處處是截斷的、裂開的，在那山壁和裂口的中

間，現出那冰的不可思議的青色。山的上面，有沈重的萬年雪偃臥着，最初一見，好似寂然不動，但是，實際的表示，是在運動，——靜靜地，用那難以抵抗的力學的力，向着下面的溫暖山谷中，從容前進。我想着我自己的位置了，在這樣的四顧淒涼的山峯上面，一個人孤獨的立着，這是頭一次呵，若是任情去想像，一想到因為危險，而離開了同行的朋友，我敢說，定有奇異的感情發生的。但是，我以為這些思想，能弱減自己的力量，並妨礙他的冷靜的應用，即時把他掃盪廓清了。突然間發生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震慄，事情是這樣的，我把登過此山的人們的姓名，寫好在瓶嘴的木栓上面，因為他凍結了，我想把他拔出來的時候，手中拿着的斧頭，滑脫了手，落下去到三十英尺的地方，我想難道這個便失掉了嗎，不知不覺的身體便匍匐起來了，因為我若沒有這件東西，下山是完全不可能的啦。到底取回來了，我拿出那對付生物樣的感情，去覷着他，因為在這個情狀下面，確如文字所示，他是我的生命的手杖。我再一度展望那些被雲封鎖的意大利山，後來把他們攔在腦後，開始下降。

褐色的岩石，拿出友誼的親密態度看覷我，我這時候的心緒是比登山的時候還要沈着而慎重。我用那自己都要喫驚的速度，從這個岩石到那個岩石，從這個邊緣到那個邊緣，一縱一跳的飛

奔前進。達到櫛的頂上的時候，看見那一個半鐘頭以前，我所經過的一隊人，從那山的窪處出來了，他們已經通過了橫置在我和他們的中間一個山稜。在這裏我又喚醒了這個思想，以爲在這山頂上我的斧頭不會再丟了麼，因爲沒有這件東西，我是寸步難行的原故。第一不能不要他的，是把斧頭穩穩的插進雪中，要他隨時的能够支持全身的重量，但是有等地方，也只是輕輕的支持着，前面所述的蛇腹，全是粒狀，斧頭插下去，沒至斧柄，是鬆不受力的，所以斧頭不能憑藉的地方，不得不憑藉兩腳。在這個時候，是慌亂和憂愁，在心中很奇怪的混合起來，我常想哼哼小曲以自娛罷，但是這個是機械的，這時候人的中心，完全是真實的。左手的絕壁，好似在說你要留心呵，右手的斜坡，也給我同樣的印象。絕壁是好少看見了，有時候我下到很長的距離，除了腳根以下，沒有看見什麼東西。有時候又表示了所謂思想之力。有時候我是極緩慢極謹慎的走下來，向着蛇腹的邊緣一望，看見了稍微隔開了的下邊，有尖銳的岩石並立，我想萬一我跌下去的話，他們會把我承受住吧。是這樣的思想縈迴，速度加了兩倍，尖刺的障壁，和我所行的路逕成平行線，我一手拿着手杖，在上面稍微掛點力，也就行的。

後來到了山稜成了堅冰的地方了，他的高度與蛇腹在同一水平，好似蛇腹是黏在上面似的。冰和雪的中間，有條溝，我曾沿着這溝，進到那蛇腹的危險地方，我把身體全行在冰中了，這裏真是危險，我想這不會很長的，把精神提起來，把心思放細密些，很沈着的開鑿立足場，足場做得稍微向內傾仄，使腳根容易掛着，第二個立足場造成以前，決不離開這個，又在身體的平衡沒有安定的時候，決不把斧頭揮動。不一會，達到櫛的底部，至此已脫離了危險區域，歡呼雀躍的把一隊追上，曾不費什麼時候，新知便成故友，雜進他們的隊中去，我們很愉快的滑走咯，馳走咯，一徑到達山下。

唯一的例外是老納所看顧的少年紳士，我相信定是一二日以前，他在越過堅美（Gommi）的時候受了傷，所以還沒有達到玫瑰山以前，他的腿便腫了，行走很不方便。彼說一定要登到玫瑰山，老納看見他的勇氣，以為把他一人丟在後面，也覺可憐，所以照顧他前去。櫛的一部分，是堅硬的冰，前面已經說過，往這裏下降的時候F氏的立足場破壞，往下滑落了，這裏是非常的峻急，而又非常滑澤。老納想用勁的跟隨他，但是不能用力，所以堵塞不住，老納也一塊兒滑落了。若落在櫛的旁邊，二人都要成爲粉碎，是毋庸說的。後來老納把這事說給我聽，他說：「這個時候真沒有逃命的地

方，但是我看出在另外的一邊，一定是有救的，我急急的向着右邊一跳，乘勢把我同伴拉着，旋轉的打個圓圈，孰知這時候我被杖所躓倒，兩人都倒落地下，重疊起來，沿着斜坡，向下面滾滾而進。我曉得前面是有個絕壁的，落到那裏去，也未可知，我離開了同伴，向前面一跳，在這裏把斧頭頂住，竟在他的前面築了道防隄似的。」他打手杖沿着斜面滑落，去試驗看，我頗爲新友所感動，從此我同那腳上受傷的人一塊，帶着老納回來了。如果我同這一隊的先驅者，同時動身的話，只要九個小時過一點，我便可從頂上回來。

我想起了一件事，是很真實而又與這登山相關聯的，阿爾卑斯登山的危險的事，有人說口頭說的書上寫的有一半不足信，是這樣的思想漸漸的流布起來，我想說句公道話，攔在這裏無疑地，誇張的話，當然不少，但是，我要對於讀者，於普通推測的作用上，加一忠告。白山、玫瑰山和其他的山，的危險，自是不錯的，如果沒有相當的準備，自然發生很可恐怖的事。我單獨的往來冰河，其事已慣，有時候卻想前面要個引導人，後面也要個引導人纔好。要想攀登峻峻的山，引導人應當要兩個人以上，若是始終是單獨一個人登山的話，無論或遲或早，能發生追悔莫及的事，也未可知呢。

喜悅



八月十六日在鹿山的底部弗爾格冰河，過了一日，在這裏所得的教訓，容在他處再述罷。這日的晚邊，我得到一個很合意的朋友。十九日的早晨，想越過慧門，但是被那迅雷疾電暴風雨所妨礙，我同着兩個朋友，鬱鬱無聊的在那無情的風雨中，降下舍牧地。次日通過斯塔爾登 (Stalden)，步行到沙士 (Saas)，在這裏和牧師印聲 (Herr Imsegg) 相識。二十一日，降下蘄草阿爾卑斯 (Distel Alp)。在這個近邊，有阿勒連冰河的巨大終點，一直線的突出谷中，從各處高山流下的流水，被他堰阻，成個陰森森的湖水。湖畔有個旅館，名叫牧地馬克 (Muttmark)，我在這裏，小住數日。

我往這裏的時候，有個合式的夥伴。在旅館的近旁，有兩個從側面的冰河運來的巨大的綠色蛇紋岩，卻有兩個婦人，想要登到其中的一個岩石上去，我和我的友人，幫助他們，登到頂上。這事是我們很高興去做的。實在的，關於力量的對照，英國的大陸的和美國的少女的中間，是非常差異的。

就這個國說罷，（英國）老年的人，一定瞧不起這個國的少男少女的體力。他們是很強的，但是這些極大的力，聯合起來，只能得個小小的結果，因為力在反對的方向活動，彼此互相抵消的原故。英國的弱點，全在這裏，與其說是成年的精銳，毋寧說是血氣的剛勇啦。

這件事辦完了後，我的朋友都走開了，留着我一個人在旅館。灰色的密雲，漸漸的布滿了天空，後來竟下了傾盆的暴雨，從旅館裏的窗往外看，真是光景慘澹。屋頂是漏的，雨從天花板落到地板上，屋內是淋濕得不堪言狀。我用力去燒火，松柴的煙，悶在屋裏，變成炭化氫氣，浸潤在眼睛裏。是的呵，寒氣的那一方面，卻比煙氣還要厲害。這夜裏雨變成雪了，二十二日的早晨，羣山爲雪所掩覆，一望皆白。有許多河的支流，通過灰色的三角洲，流入牧地馬克湖（Mattnark See）；現在呢，這些三角洲都隱藏了。食堂的窗戶，爲雲所積，光的大部，都被遮斷。我遣派引導人往威士普去了，這裏的佔領人，只有我和兩個女人，好寂寞呵——並且我的咽喉，感受了玫瑰山的風寒，這個情狀，於療治風寒，是不大相宜的。

二十三日在阿勒連冰河工作，不甚合式。我登到摩羅山（Monte Moro）的頂上，看見山徑的

華勒士 (Valais) 的那一邊，有日光照着；意大利的那一邊，卻霧氣重重，些微也不能看見。我檢查了新降雪的顏色，這個不是普通的青色，比較天空的青氣還要透明些。把雪打破來看，有光閃閃的耀目；把手杖插進雪中，更把他拔出來看，現出青色的光芒；把手插進孔穴中，周圍雖有空隙，卻不現有色光。

二十三日的夜晚，我因為咳嗽，沒有好好的睡着，次日風寒的病，更加厲害。我曾去過阿勒連冰河，但我很不似平常的那樣健步，我想無論如何了不得的引導人，都必定覺得他們的能力，必有變化，要想每日能發揮相等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曾聽得香摩尼一個有名的引導人說道：一個人的精氣，是因為時日不同而不同的。我的精氣，得着肉體上的根據，恐怕一定是這樣的罷。阿勒連冰河，如前面所述的那樣，橫過山谷，與對面的山相接觸，在這裏壓逼着往側面逸出，因為衝突與彎曲的原故，所以既產生了裂口，又釀成了皺紋。牧地馬克湖的岸上，有很顯著的冰河的斷面，些微離開點去看，可以看見脊部和那張開似扇的裂縫並列着。皺紋散布的冰的組織，從垂直以至於水平，變化是各有不同的，而脊部卻時時沿着組織的平面，分裂起來。從附近的稍微高處去眺望這一部

分的冰河，真覺得特別有趣。

二十五日的清晨，在朝餐以前，我費了兩個時辰，登到山上，搜尋古代冰河的作用，以致到了很高的地點。在這一點，沙士的谷，堪與哈士利相抗衡，他的溝槽，和他的琢磨痕跡，真是很大的規模。用過朝餐後，行到阿勒連冰河的末端，沙士威斯普河是從這裏迸流出來的。洞窟是美麗的青色冰的拱門構成的，真是賞心悅目。我費了幾個小時，詳細的檢查了這地方的冰的組織，而發見了最有興味的真空板，這事容在他處再詳說罷。我在這裏纔知道也和在洛森萊 (Rosenthaler) 及其他的地方一樣，冰河是微小的冰片所成的，每一個冰片，各有他的一定的結晶平面。在冰的一部分受過風化作用的地方，冰片和冰片中間的境界面，一直到聯合質塊的內部，都可以看得分明，但是越過了這個表面，真空板的方向，也就變動了，就是結晶面的方向，也同樣的表示變動。真空板有和冰脈平行的，有成直角的，也有斜的。

有幾個很美觀的冰塊，從拱門落到地盤上，連心都破壞了，我把腳去蹴，把斧去敲，一立方碼大的冰塊，即時變爲一立方英寸的破片。洞窟的同心形拱門的中間，有冰脈正正堂堂的存在着，中

間也有將次消滅的，也有不甚分明的，也有因爲新壓力的狀態，而新發達的。這一日河中捲起很深的漩渦，想要渡過對岸去的時候，必須攀附冰河越過最高拱門形的頂，因爲這個原故，倒反使我能行到洞窟的正面，深入其中，詳細的考察了組織變更的部分。從此登到阿勒連及其左邊的小冰河中間所在的峻急石堆，因爲想檢察組織所以時時的渡過小河。後來到了一個冰的變位的地方而停止了，我在高處，能一一辨認隨波而來的七個塵芥帶。我在歸去旅館的途中，會見了些有名的登山家，他們明日要想越過鷹山路 (Adler Pass)，印聲牧師也在這裏。他很喜歡的跑到我身邊來，問我能够一塊兒去登董姆 (Doh)麼？他說這事我們就去辦，並相信我們一定會成功的。董姆是密華珀的最高峯，又是阿爾卑斯最大的一個，我答應了與牧師同行，決定了後，這一晚便分別了。

八月二十六日這一日是星期四，——一夜雨淋不止，又是個暴風雨的早晨，想越過那鷹山路，到底是不可能的，這些登山家回來了。印聲牧師來知會我，董姆登山的事，不得不中止，他把他所作出的數年前落在這谷裏的崩雪的統計給我瞧。說是沙士經過崩雪的話，沒有一個人能記得清，但是會傳說受過一次災難。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四日，午前八點鐘，這個牧師，住在自己的房裏，聞到

了松枝的破裂音，由這個音纔知道崩雪已經落下這村裏來了。崩雪衝擊他屋裏的窗戶，房間裏被雪充滿，這個聲音，把近處房屋倒塌的聲音也蓋住了，有三個人，竟死於此難。一八四九年四月三日沙士下了很大的雪，這牧師等着他到了相隔四英尺的地面纔走的。從此便逃到小仙境（Höge）去了。這一夜有崩雪落下，剛剛那路旁的屋裏，是有二十五個人住着呢，有二十六個人住着呢，記不很清楚，他們都聚集在一處避難，內中有十九個人，是已經死了。後來這牧師，指示這人家的位置和雪崩的方向，給我瞧了。這是要越過松林過去的，我很喫驚的是有這些樹木而不能堵住崩雪啦。牧師說，雪和塵埃差不了多少，他衝進樹林中間，好似水瀉似的。次日從小仙境回到沙士，我看他很要緊似的拿了兩塊木板去了。他跪在一塊木板上面，卻把那一塊木板推進前去，把身體移到上面，再拉進後面的木板，是這樣的週而復始，往前進行着。雪粒細如麪粉，如果不是這樣辦的話，那能勝任他的身體的重量呢。我看天氣是沒有什麼希望，二十六日的午後，下到沙士旅館裏的客，就止我一人，但是到了夜晚，有件很滿意的事，想不到友人郝斯特，會來到這裏，他是越過玫瑰山，往意大利去的。

最後的五日，簡直是北風和南風的肉搏的時候，你追逐我，我追逐你，這中間下了多次的雨。但

是，今日的戰鬪，業已決定了，北風佔了勝利，所以阿爾卑斯上面擴展的是無雲的天空，僅僅的留下來的白色如毛的雲，表示上層的風的速率。我和我的友人決定至少都要同行一日，爲達這個目的起見，所以選定了去游小仙境冰河。從那踏實了的路徑登山，我們通過了充滿那穿着檻褸的「聖徒和聖母」的「髑髏地」(CAL VARIOS) 許多次，一會便到了完全被山包圍的平坦碗狀地的邊緣。這個正中的地點，有小仙境的小村落，周圍有鮮美的綠色牧場，對面是歷久不溶的冰雪。這實在是副寫生的圖畫，——是人爲的美和那產業的風景畫，這裏所感受的，決不在原始的以外。這個盆地，曾被冰河所剝削，現在我們在那入口休息的地方，腳的下面，有形圓而上面附有溝槽的岩石，轉落在那裏。前面是山丘和密華珀的頂，高高的峙立天空，密華珀的嶮巖岩石上，有的散布着新降的雪，但是他的頂上，是風的勢力範圍，有時候成條縱長線，一直線的曳入空際，有時候成個纖維狀的柱形，往右邊搖曳着，又往左邊搖曳着，又有時候，一個山頂上，羣動皆息，即時現出白色山氛，雪的塵末，一任山風吹散。我曾見吹上空气中的雪，漸漸溶化，再行凝結，成爲白雲，其次變成梳透了的羊毛形狀，其形團團，更其次變成透明的蒸汽。

在小仙境冰原的中部，有綠色的草坪，與園地是不同的。我們登到這裏了，時時在雜草的岡上休息，去眺望冰河風景。我向着那與先前地面能產生同樣冰脈組織的場所進行，後來竟到了一個岩壁的邊緣，有狀如長鎗的冰條，懸掛在岩的一端。友人在這裏停住了腳，我和老納，攀上岩石，直到草坪的頂上。有許多地方，雪是很深的，常常的陷落在目不能視的孔穴中去。在小仙境草坪的上面，能得着最壯觀的眺望，在壯大的這一點上，無論那一方面，都可與阿爾卑斯的任何山，並駕齊驅，他的幽靜，氣味，有不可言喻的魅力。我們在溫和的岩上，休息了半個小時，從此便下山了。我們有個癖病，是喜歡從高處的岩石，跳到下面很深的雪中，是這樣好似被麪粉吞滅似的。有一次我被岩石絆落了，由這個衝擊，聽覺上生了奇妙的作用，忽然間失去了辨別低音的力量，但是，比較的高亢的音，倒還沒有怎麼樣的聽不到，我同友人一塊兒行走，友人對我說什麼的時候，我得要集中注意力去聽，這個狀態，一直到冰河的終點，還是繼續下去的。不圖在這裏，忽然聽到小溪河的喋囁聲，以前兩耳聾閉，現在那音的世界，又在耳根爆發了呢。所謂聾閉，一定是鼓膜發生了變形罷，這個能夠根據人爲而產出的，所以低音無所感受，高音殆無甚影響。

次日的清晨，我很想早早的離開沙士，但是，這位牧師，很熱心的勸誘，他要把他所發見的什麼叫着「恐怖之穴」(schauerhaftes Loch)指給我們看，我答應了與他同行，這次同去的是他的助手，和小仙境的牧師。從小仙境冰河流出來的河流，在岩石的中間，穿成一個深溝，我們登上了河流右邊的隄。這裏是岩石落下來咯，松樹倒下來咯，在這些凌亂不堪的地方，我們曾經過一次、兩次的迷失了路徑。最後我們來到了一個洞穴，那個洞的大小，剛剛的能容進一個人去，引導人告訴我們說，我們的路，是在這個小隧道裏面，他下去，到了他的胸部，把身體擠壓的通過，好似土撥鼠似的，我跟着他的背後走去，第二個隧道又來了，這個卻可以把身體直直的站起來，從這裏引我們到了廣大的洞窟，這是有許多的石板，落在一處，互相毘連，構成屋頂的形狀所成的。這真是個模範的盜賊之屋呵！我把這話說出來後，即時提議要唱那席勒(Schiller)的戲曲「羣盜」的一段。少年牧師，有中氣十足的聲音，他先唱歌起來，我們隨後而和。

吾輩身世得自由

歡心常滿世常留

翠林足供夜嘯傲

嶺嵐溪風帶劍游

月輝竟與日光儔

音省氏穿着黑色的上衣，以外的人，都把上衣脫掉了，戴着牧師的帽子，穿着黑色短褲，黑色襪子。我們是在獨特的場所，成了獨特的一隊，歌聲的反響，和那風聲水韻，萬籟迴旋，纔使人樂而忘倦呢。

不一會我和我的友人分手，下到威斯普的山谷，並且辭退了引導人。他從七月的二十二日起至八月的二十九日，都和我隨伴着，他能完成他的義務，很使我滿意。他是個優秀的弄冰人，關於崇陸和華勒士的冰河，尤其熟悉。他是個強有力的人，心地純良，如果這樣的旅行，我還要再幹一次的話，那麼，我想在崇陸，除掉了老納以外，再要另外挑選一人，那一定是沒有的事呵！

我們對於阿爾卑斯的高峯的任何一個地方，絕對的不知道他冬天的溫度，真是一件奇妙的事。無疑地，我們攀登家說到登山一事，說這是我們喜歡幹的，這句話當然是正當的辨明。是這樣的明白的理由，已經充分了，那些登過險惡山巔的櫻草山 (Primrose Hill) 的人或因訪求開展地平線而登過寒普斯替特喜斯 (Hamptead Heath) 的人，無論何人，都不能追求在這個的以上。就科學上說罷，在此以前，我們登山家，還沒有什麼貢獻，登山家的行動，若就科學上的價值來講，單是爲着攀登者自身的興味罷咧。我正直的這麼樣說，決沒有些微的冒犯他們。他們的快樂，是征服了人所共知的難關，是目擊着自然界的偉大，但是，我敢說一句，在他們的行爲中間，加點科學的目的，他們的快樂，決不會減少的。他們有體力，有智力，我想在這些個上面，附加點現在科學所要求的精確度，定能貢獻到不朽價值的事業上啦。加塞拉先生 (Mr. Casella) 一定很喜歡的把他的最低

寒暑表使用法，教訓我們，我相信從此後七年內，瑞士的著名山陵的冬季溫度，定規能一個個（註）的知悉罷。

（註）友人波爾（John Ball）在這一方面努力從事，這是我很高興的。

我自從最初讀過德沙夏（De Saussure）關於白山的溫度臆說後，對於這個問題，曾經加以思索。一八五七年，我在園地遇着奧古斯都·巴爾馬（Augusta Balmat），聽說他想在白山的頂上裝置一個自記寒暑表。在那個時候，我和巴爾馬，在私人上，不甚相知，只是根據福布士教授書上所寫的，對於他表示敬意，那時聞到這個卓越的計畫，越發的增加我的尊敬之念了。他手上拿着寒暑表，但是他憂慮着表上所刻的度數，在低下的一方面，恐怕不够用，我因為巴爾馬的激勵，並想把這個足以稱讚的計畫，使大眾知悉起見，所以把這事報告了皇家學會，從會中得到了少許購置寒暑表的金錢，和登山的補助費用。

現在我保有着寒暑表，而且在舍牧地和沙士的工作也已完成了，其次的目的，是要往香摩尼去，把器械設置在白山的頂上。我從此降下羅尼的谷，至馬提尼（Martigny），越過黑頭（Tête

Noire)，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到着了香摩尼。

巴爾馬這個時候是在做威理士(Alfred Willis)的嚮導，威理士很親切的把他讓給我了，並且在這個上面，還說要隨伴我，在我觀測的時候，要幫我的忙。我很喜歡的接受了這個提議，在我是得了個很冠冕的登攀者，和很可尊重的同伴人。但是，香摩尼是很多困難的。在一八五七年，引導人的主任(Guide chef)他以一種好意，給我以相當的行動的自由。現在呢，他的態度是完全變了，以前他給我的自由太過，現在卻受着干涉了。我想雇個少年，把我的小器械，運到冰之海去，他不答應，要我雇個引導人。他言，你若要是昇到白山，一定要用四個引導人，簡直的簡單的說罷，爲普通旅客所設置的規則，都要一一的遵從罷咧。我很努力的辨說，帶着科學工作來的這些人，是與香摩尼有利的，大衆還沒有曉得的事，能發見出來，就是這些人幹的，能引起一般民衆的注意到這裏，就是這些人的書上所寫的，現在把對付我的這樣去對付科學家，恐怕不是正當的報酬罷。這些話都是明白的說了，他把肩頭聳一聳，說道，對不住，抱歉的很，但是事情是不能變通的。到這裏，我想要問出他的可以陳訴的長官，他說，有香摩尼引導人的幹事和職員會(President and Commission of

Guides) 這些人都可以決定這個事情的，並說如果我出席陳述這個事情的話，他當於八月三十一日午後七點鐘召集開會，我答應了。

這一日我單獨一人到冰之海，在雪花亂舞的中間，登到特列拉波特上面的罅隙站 (Clief Station)。等到達到孟坦弗特的時候，衣服已經濕透，而且身體也疲倦極了，如果不是和引導人主任有約會的話，這一夜便要在這裏度過呢。我冒着雨下山來，在預定的時間內，到了他的事務所。他與我見面，把肩頭聳動，表示那親切的抱歉的態度。他說，他曾經對職員會說過了，職員會說：「爲這事不能開會，」這是章程規定的，我不能不遵從。我說：「好罷，足下是想實行足下的義務，這回輪到我來實行我的義務了，若是沒有旁的可以利用的方法的話，我只好把這個事情，通告薩丁 (Sard. Italia) 政府，我想政府不會承認你這樣的處置罷。」這個引導人主任，全然不睬。

我想在事情進行以前，最好是去訪問引導人的幹事和職員會，這些人也是公社 (Commune) 的委員。九月一日的清晨，我去拜訪幹事，我想這個事情的經過情形，大概他已經曉得了，是這樣的計算着把話說。他傾着耳，聽了一會，好像並不曉得我的事情似的。我想這是我所說的法語，發音

太差的原故罷，我說，我希望足下理解我所說的話。他說，你所說的話，我是很明白了，但是不曉得這個事情的意義。真是的，他對於我的事情，和我所要求的事情，又何曾聽我一句話來。他表示些微憤慨的狀態，說道：「這個不是召集職員會不可能的問題，他們的職務，是應要把這個事情去考慮的呵。」我們的會面，是用次述的辦法，去終結的，即我應把陳述的事情，用公文寫好，送給他，他便將文書送呈那位在邦尼威爾（Bonneville）的發西尼（Faucigny）長官（resident）。

我對於長官提出請願書，巴爾馬也去見他，請求與我同行的許可證。長官是從頭至尾，與我表同情，並誠意的援助我，這是要大書特書的。他不能變更法律，但是他反對那猶太人方式的解釋法。他給我最後的書信如次：

足下因為實行危險的科學的計畫，致與引導人主任，發生誤會，實為遺憾。探險的目的，雖有所在，卻違反了為一般旅行圖謀安全所設的規則，說起來是很歉仄的。

但是，這個情勢，就一般言，在足下方面，是有利益的，在足下及同行者無何等危險的範圍內，為表示仰慕的敬意起見，把這件事情，作為例外處理，圖謀探險的幸福與成功，在權能的範圍內，特予許可。業於本日，通知引導人主任照辦。我知這次所得的結果，不僅僅是為科學，特別是香摩尼谷很獲益的。

一八五八年九月十一日邦尼威爾

發西尼地方廳 書記 德列苦利斯 (Deleglise)

在取得這個許可證以前，我辦了許多的事情。九月二日我登到布勒溫 (Prévent)，從這裏去望白山，真正是再方便沒有的。從香摩尼去看，因為傾斜太近，不知道達到頂上，要走那麼樣寬長的。登到布勒溫，最爲感動的，是堅尖和碧尖的關係的變化。從孟坦弗特去看，前者是個堂堂皇皇的山，而後者的峯，在他的旁邊立着，好似立着一個侏儒。從布勒溫去看，堅尖好似個小小的尖塔，附結在碧尖的巨大的角錐稜上。

四日清晨很早的起來，把望遠鏡結好了紐條，我們從孟坦弗特出發了。我雇了一個少年男子，送我到冰河去。這日風清日和，氣象極佳。堅尖的上面是青色，覺蘭士的上面，馬列山的上面是青色，查莫滋的上面卻是藍青的顏色，巨靈頸的上面，和他的山峯的上面，都是一樣的顏色，擴張一面。在十一點鐘以前，並無凝結的形迹，這時候有點微小似風船般的黑雲，浮出在紅尖的上面。在一點鐘的時候，有兩起大的雲塊和他的中間挾持的小雲塊出現了，但是在高空的地方，有幾至眼不能見

的白色薄雲幙，在天際的一角展布着。到日闌的時候，天的正中略，南略，北略，西略，青色更加濃厚了。我走到塔巧爾的冰壁去看，好似比去年低了些似的，「巨靈」瀑布，也比以前小了許多。只能在夏季的初期，我們能夠看出冰的真姿態，那時候，邊緣和表面，都是尖銳的顯明的，漸漸感受日光與空氣的影響，他便凝縮了。「色拉克」現在是消滅了，污穢了，簡直不似我最初所見的那座峙立嶒嶸稜角分明的冰城。前些日子，有十三個人，越過了巨靈頸，還留下許多的足跡。我跟隨這些足跡，一徑走到瀑布的頂上。冰河的狀態，比較年前的對面一帶，完全殊異，冰裂開來，生成罅穴，雜亂如蜂窠，但是路卻好走多了，即使一個勇敢的英國少女，恐怕不費什麼勁，便可登到瀑布的地點去罷。現在我的目的，是要檢察瀑布的構造。但是在冰的狀態上論，這樣的調查，是不相宜的，因為是太破爛了的原故。饒是這樣他的一定的組織，在各處還能辨認出來，其中有些很明白的表現出他們的組織和層理，互以巨大的角度相交着，我卻不能確定他們。每行到便於眺望的地方，我必定稍爲停住，把望遠鏡取出來，去檢察冰的形狀，結果卻不甚得要領。我看見形成瀑布的露臺，並不向着冰河的正中，他的頭部，寧可說是對着東邊的方向，所以下部殘留的露臺的遺物，在那一邊是很高的。站在黑尖

的山麓，看見伯列亞德冰河，對着「巨靈」冰河灌注，伯列亞德的上面，有幾多條悅目的縐紋，裂口向他的中間橫過，這壁上向前向後，都斜斜的現出青色的冰脈。「巨靈」冰河的上面，也現出巨大的縐褶來，從伯列亞德冰河最下部的側面石堆的對面，很能看得分明。有時候皺褶的上部，支離剝落，構成冰的拱門形，——無疑地這是壓力的影響。

阿爾卑斯天空的美麗，簡直無可比擬。實在的情形，有許多藍青的天空，是表示含着將近飽和的水蒸汽啦。現在呢，就是這麼着。在將近晚邊的時候，到了香摩尼，忽然下雨了，一直到八日的午後，繼續下雨，毫不休息。我把那游覽白山的希望，完全拋棄了，決定在附近的地位，把寒暑表裝置罷。九日伴同威理士、巴爾馬和其他的二三友人，登到園地的頂上。在這裏安置了兩個寒暑表，一個擱在冰的中間從表面降下三英尺的地方，那一個呢，擱在最高的岩石（註）上面。這裏水的沸騰點是華氏的一九四·六度，適合攝氏的九〇·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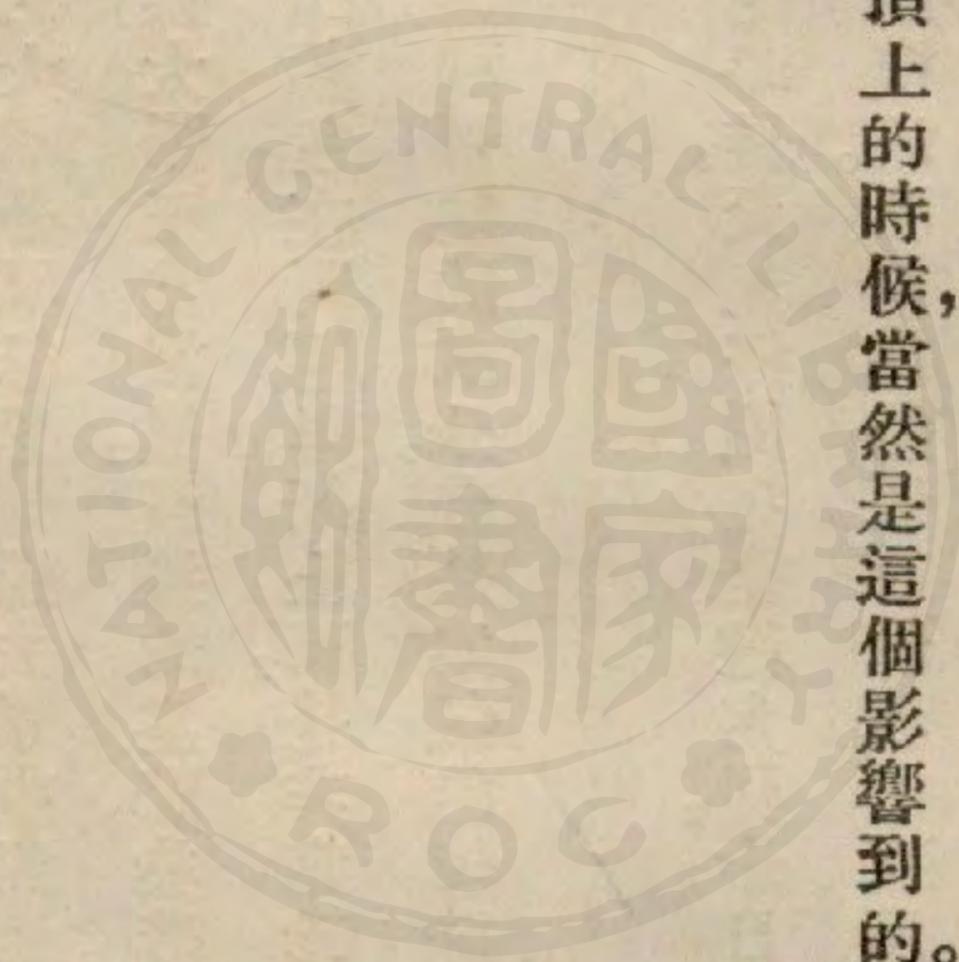
（註）第二年冬季的最低溫度，根據這個寒暑表所表示的是華氏的零下六度，即冰點下的三十八度，與攝氏的零下二一·一度相當，擱在冰中的寒暑表，卻破壞了。

塔列夫 (Tajafro) 地方，雪是很深的，周圍的山崖上，都積壓得很厚。碧尖和其他的那些山中，時時聞着轟轟的崩雪的聲音。轟鳴一次，隨着又轟鳴一次，平均起來，中間殆無五分鐘的間隔。崩雪的直接的音響，消失了後，從山壁反射來的反響，把那盆地的空氣全行振動着。

工作還沒有完成，這一日的大部分，又忽忽的過去了。中間的天氣是好的，一到日暮，尤其可愛。我們從柯拂闕降下冰河的時候，太陽正當沒嶺，西邊的空際，染着深紅色，漸漸的波及上部，最後竟達到正中，是這樣的染着深厚的顏色，在阿爾卑斯上面，是非常珍奇的事實。是原於青空的顏色的變化同時更原於天氣中的某種可變的成分。若是空氣能夠發生這樣顯著作用的話，那麼，這個並非例外，而可說是當然的了。

適當着寒暑表設置完成的時候，天氣好似完全穩定了。十日的這一日，天氣晴朗，白山的上面，沒有些微的霧氣，十一日也是同樣的。巴爾馬還保有着我前面所述過的寒暑表，這個或者不能表示空氣的最低溫度，但是他或者能表示從表面下至某種深度的溫度。我看在我的一方面，能完成了這個工作，能得到道義上巨大的價值。完成了一個工作，便是得了實行其他工作的安全支點。我

們在工作的途中，想達到所定的目的，雖有的時候能夠根據經驗，發見更爲良好的方法，但是根據拙劣的方法，而達到目的，比較從正途逸出去的，還是要強得多。我把這個信念，成了習慣，在決心把巴爾馬的寒暑表安置在白山頂上的時候，當然是這個影響到的。



二十五 第二回白山攀登

九月十二日早晨的五點半鐘，山上已經有日光照射了，太陽的上面，和連山羣尖的上面，雖然沒有片雲，但是，空氣是混濁的，在乾燥的夏季日光的下面好似倫敦的天空那樣機械的灰塵和淡色的煙氣瀰漫四處。七點二十分，在土人歡送聲中我們離開了香摩尼，土人的好意，兀自眷戀着。

有一女子，騎在馬背，伴隨我們同行，在大驟的路，和羣尖遠景 (Plan des Aiguilles) 的路之分岐地點，他轉向左方去了。我們慢慢的往上走，通過那奇妙的綠苔垂曳的松林，過了一個薄暗的地方，出到了斜坡的上面，那斜坡上有葱茂的綠色榛樹，有綠色的落葉松，這中間更有山梨，紅實纍纍，照眼欲醉。頭上的空際，羣尖撒影如扇，其移動是隨時間的前進，日色一闌，他的影便跟着旋動着。其次到石南花已萎的斜面。覆盆子的葉色，不亞於阿爾卑斯的鮮豔玫瑰花。我們在很久的時間，在山的蔭影中步行着，時時窺見從樹木的中間，洩露出來的太陽的周圍，有分光 (Spectra) 的色。有

時候前面現出一個懸崖，他的後面空際，是閃閃的輝耀着，行近太陽，太陽是隱在山崖，不能見着了。看見對岸，無論是崖上的草，崖上的木，好似能發光似的那樣耀目，浮出空際的蘚的圓果，個個形如圓小的紅日。太陽曾有一次在接近南尖的頂上圓形雪丘的對面現出來了。用肉眼去觀太陽，好似波浪舒捲的運動着似的，所出的光線，成了眩目的曲線——這是因為強烈的光輝，眼睛生了變化作用的原故。太陽從山的陰處，更向外現的時候，光線觸着山頂，四面都現出干涉的分光來，周圍有美麗的顏色的線迴繞着。但是，我們感到自然界的偉大，同時並滲雜着人世的嗔忿和意氣的頑劣，心中是沸湧着。因為在後要做法規上的報告的原故，引導人主任，曾派一個監視人尾隨我們，現在監視人飽看了我們的瀟灑自如的態度，他覺得滿意，從那奇麗的風光中，一溜煙走開，不知去向。

說起來很奇怪，與早晨的太陽相接近的時候，透過空氣所見的物體，覺得光輝燦然，這是件可驚的事，並是個很美的現象。不知是什麼原故，引導人及旅行人，都簡直的不把他注意，這個怕是因為窺視天空，光度太強，能使眼睛生痛，所以避開了沒有去看罷。一八五九年巴爾馬還沒有知道這件事，我們所曉得的關於這個的唯一的記述，是勒加教授(Prof. Necker)所致達威德布留斯

特(Sir David Brewster)的書翰，這個饒有趣味，現在把他錄在下面：

其次我來說希望你特別記述的罷。說起來就是太陽出來稍微以前的時候，自山的腳部去看，無論是草是木是鳥，都覺得很有光輝的事，在寫這書信以前，還想

把這個現象，再看一次，所以這封書信，便延擱

了兩三日了。我想登到沙列夫山(Mont Sa-

ève)去觀察，所以等候着良好的天氣，昨日

登山去觀察過了，因為便於說明起見，些微描

寫出一個瞭望的圖，現在拿來了，請你過目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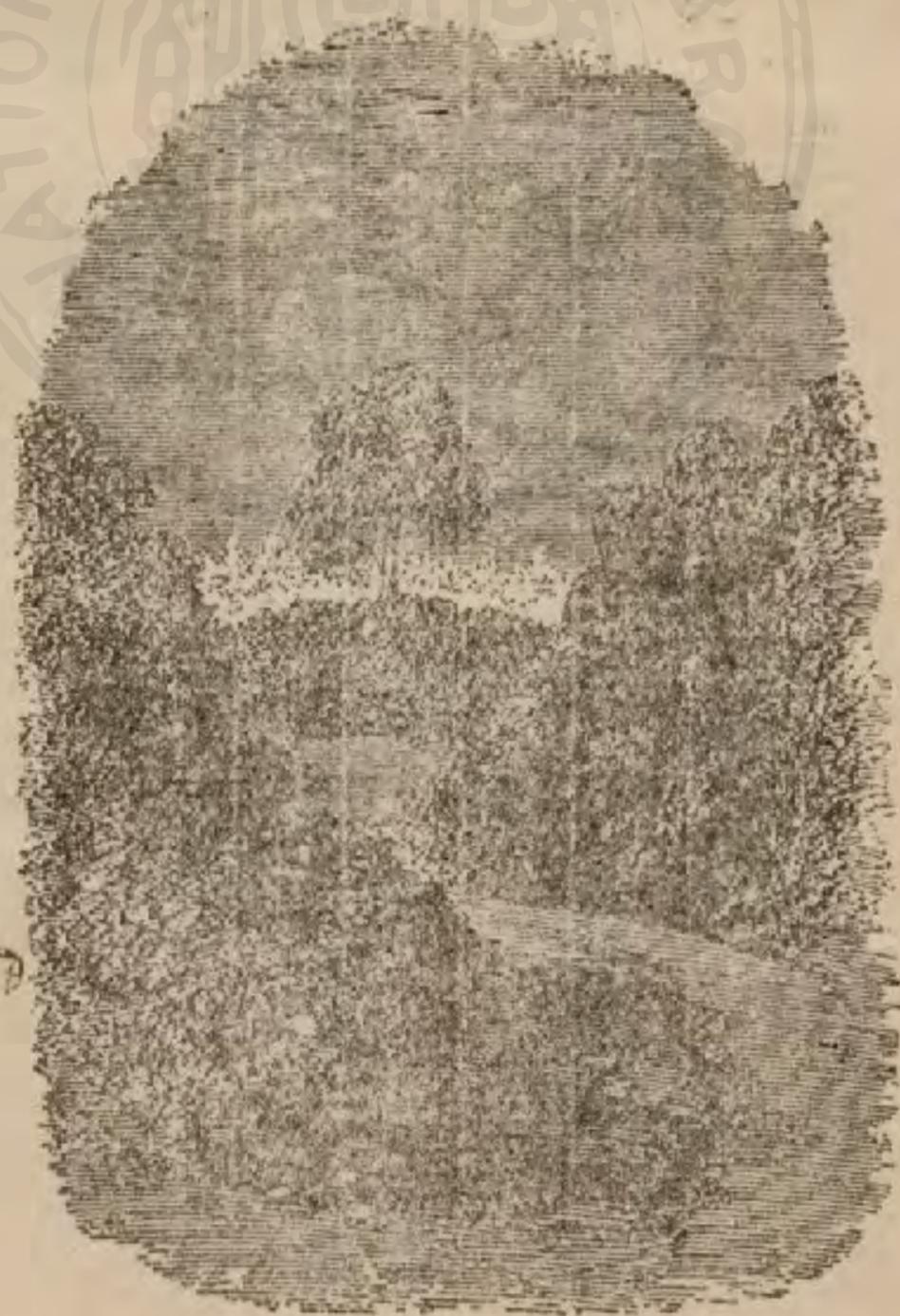
我想說明書和這個附隨來的圖，很能把這現

象，正確的解釋下來。你要這麼想，觀測的人是

立在山丘的麓上，那纔相合山丘在觀測者和

太陽要昇上來的位置的中間，說起來，完全是

日的陰處罷咧。山的邊緣是被樹叢略突出來的喬木略及灌木略等等所蔭蔽。這些物件，對着那非常清新明晰的空氣，現出黑影，只有太陽剛剛將要出來的時候是例外，這地方所有的喬木、灌木、綠色的物質，那些枝、幹、莖、葉都是一色鮮明的純白色，透過那鮮明光輝的空中，而且光輝得有很分明的界限，一直到樹葉、樹枝以及所有各微小部分，都一絲不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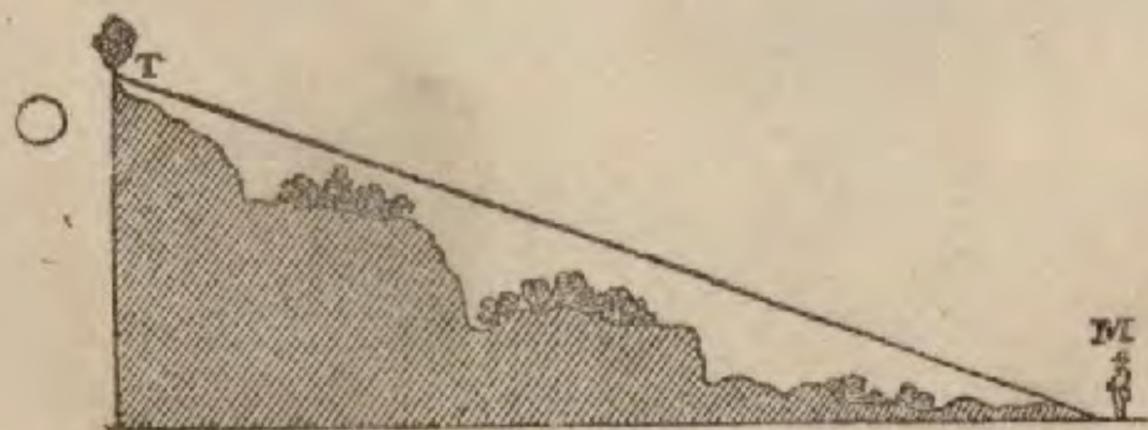
第九圖

的看得清楚，這些樹木叢林，竟可看作是最優良的工匠用銀造成的形狀似的。飛過這裏的小燕以及其他的鳥類，看得好似潔白的火花那樣有趣。這些細部，在這個美麗的現象上，添一段美麗，我很抱歉的是這樣小的寫生不能描寫出來給你看。

叫做什麼鐘點的「時間」和那物體與觀測者的角度，好似沒有關係似的，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有的時候我在清晨非常早的時候起來，曾經看見過了。昨日是午前十點鐘吧，我在這時候看見的好似第十圖所表示的，而在昨日的午後五點鐘，在山的另外的地點，太陽西落的時候又看見了。有的時候，顯明的潔白的灌木，與觀測者的水平面所成的角度是二十度，又在別的地方，僅僅的是十五度，但是能夠看得顯明的範圍的廣窄，是根據觀測者的距離而不同的。從後方太陽要昇上來或是要落下去，這當中物體太近了的時候，不能現出這個作用。第九圖所示的現象，以他的距離論，從觀測者一直線上，約一百九十四公尺，即與六百三十六英尺相當，從水平面的高度是六十公尺，即與一百九十七英尺相當，因之從觀測者到物體的水平距離從第十圖看來可以大概明白，他是一百六十公尺，與五百二十五英尺相當。

這個時候細小的灌木，和那喬木樹幹的下半部，白色耀目，這個作用在水平方面的擴

張比較的小。但是，在其他地方，太陽現在正要上去的邊緣上，沒有看見有這個作用。若是反對的再從較遠的地方較低的地方去觀察，在另外一個時候，在這裏或是在另外的一個山上，所看見的那樣巨大的叢林巨大的樅樹，從上部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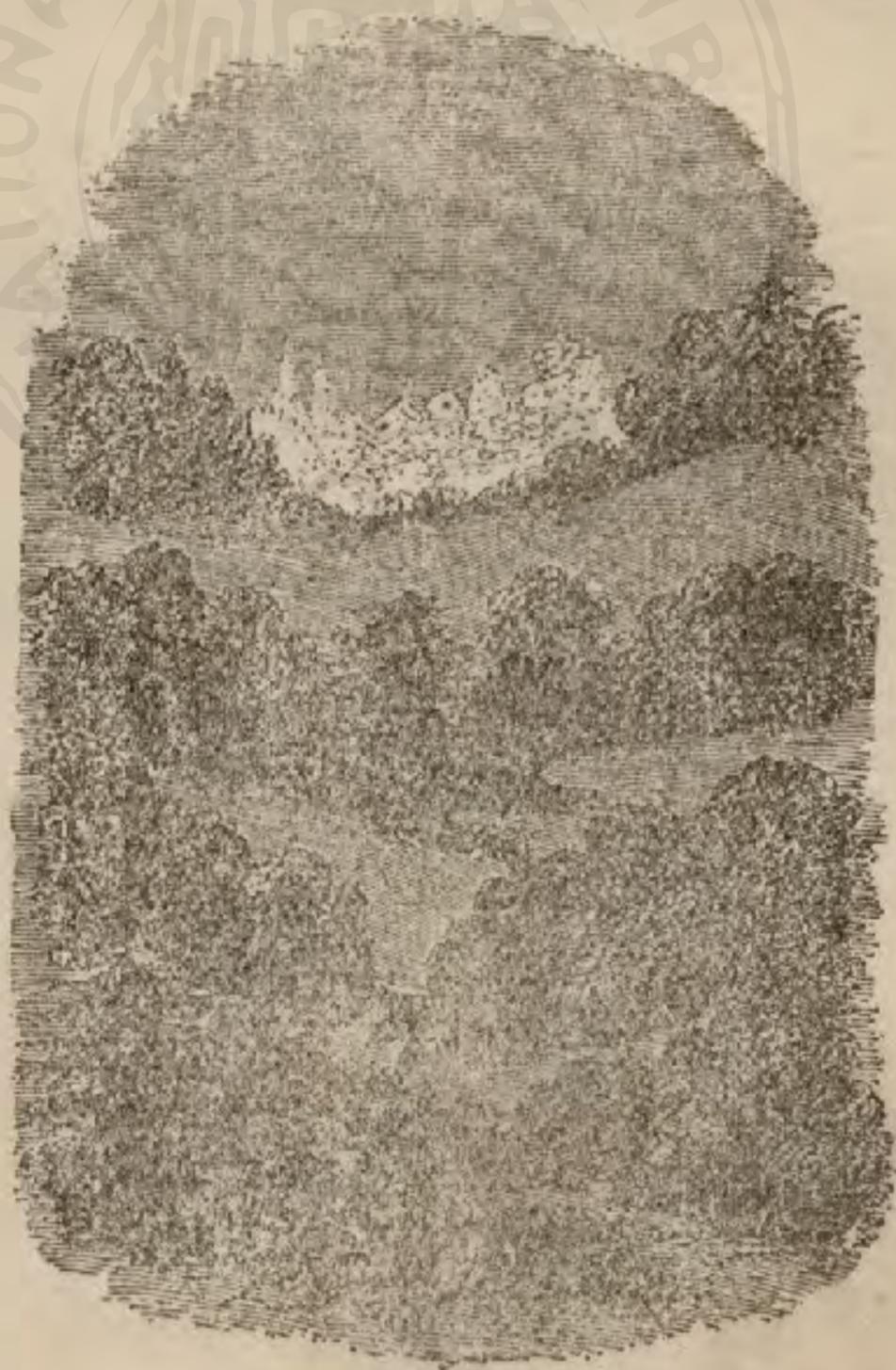


第十圖

部，都是一色的雪白。這個形狀，第十一圖的寫生和第十二圖的說明圖，把他表現出來了。像這個銀色樅樹這樣美麗的，是沒有的罷。和這個同時的，是在一千公尺以上的距離，是這樣的高山上所棲息的大羣高山燕（*Cypselus alpinus*）

急速的向空中飛舞狀如流星，或似火光的散亂。從這些事實去想，我們看見光的部分的廣狹，好似是和距離相比例而變化似的。又，同時太陽的周圍，不可無一定的角度的隔離，這個大概是根據地點來的，把他分做數分，這個可說是發生這現象的限度。因此在地上的實際的展開，是因為觀測者到那個地點的距離而生變化。又，這個現象，在低下的國度，沒有看見過的，也似可以說明。我很注意的在低下的國度裏，看過幾次，竟沒有看見過。這事實用這個解釋便可明白了。足下的國度，是蘇格蘭的什

麼丘的地方，我想能很容易的看見罷。在這裏，*heather*（是灌木而開薔薇色花的）*furze* 可以做阿爾卑斯的叢林的代替，那是毋庸說的。又我勸你在那個地方多置些蜜蜂的巢，那麼一定會有燕、火花、流星那一類的東西供你觀覽呢。



第十一圖

除了一個腳夫外，我們都同時的到了保祿·厄謝爾（Pierre l'Echelle）地方，在這裏他們飽餐一頓，並且把行李掉換了，我們向着冰河前進，渡過了這裏，達到大騾的對面。有一個很寬的裂口，好似很不容易的過去。今年不得不採用附着岩石的底面攀緣岩石而進到小屋的辦法，這辦法巴爾馬卻很反對的。因為這個原故，他在香摩尼，便把這裂口的廣狹詳細調察過了，我聽取他的忠告，預先造成了兩個梯子，用鐵片把他們接合起來，便得到充分的長度，可以渡過對岸去。行到裂口的旁邊，把梯子接合起來去，渡着看看罷，那知道這道橋是這樣的薄弱，在他的啣接的處所，擺動起來，那裂口又是那樣的深，不是可以勉強做得到的事，巴爾馬宣稱不能渡過。那些腳夫，正集合在裂口的旁邊，一聞這個宣告，登時便如獵犬聞嗅，四面馳散，在各個方向，去搜索渡過的路徑，語聲不絕，意氣飛揚，現在把注意力向着某方向去罷，即時那一個方向又引動你的注意了，是這樣的紛紛擾擾，各個的肆力活動，形成了一個美麗圖畫式的集團和態度。後來各人的目



第十二圖

光，都注視在一個架着雪的拱橋的裂口上，在他的頂上，雪的厚度，大概不下於二英尺。一個腳夫，把一條強固的繩，纏在他的腰上，去試驗這個橋，是否可以過去。他小心十分的行近那裏，把腳用勁的踐踏，使雪堅固，他行進一次，踏足場是築得很安穩的，並使他呈現「復冰」狀態，使雪塊十分的密接着，竟達到安全渡過的目的。其次把那條繩在橋的上面，兩頭緊緊的懸掛着，各人都是右手拉着繩，一步一步的穩進，幸未發生意外，竟能一個個的穩登彼岸。不一會第二個可憐的裂口，又遇着了，我們要想過去，而所持的梯子，只能達到他的一半。後來我們是這樣應用的——我們站着的裂口這一邊，比那一邊要低些，而那一邊的邊緣上，卻有雪的蛇腹突出來，又比我們稍微下一點的地方，很有相同質料的雪架，從裂口的壁上突了出來。我們把梯子，從這個雪架，架到那個雪的蛇腹上面，他的兩端，都用雪支持着。我不相信是這樣薄弱的基臺上，能夠支持人身的重量。但是，有一個腳夫，仍做照先前的辦法，用繩子把腰纏住，昇上梯子去了，我們是被繩子保護着，跟隨前進，後來，我們都一樣的把繩子纏着，是這樣的成了正正堂堂的一列，達到大騾。

小屋被雨打濕了，心上不甚舒適，但是，外面的褐色岩石上，有日光照射，從此我和威理士，便改

變了態度，去注視那大氣中所起的變化。我在我的背後那岩柱的平坦頂上，佔領了一個位置，注視着那雲的出山，雲的溶化，雲的堆積，他們在上面的空中，好似羊毛的那樣，破散分離。這是自然界對着智慧的人們演繹出的語言啦。這些雲是我們眼睛能見的符號，使我們因此能夠了解在眼睛不能看見的空中，是如何流注的事情。在這裏的氣流，與那溫度不同的氣流相遇合的時候，把他們內容的濕度和運動，混合起來，產生一種平均的溫度，在這個溫度上，早已不能把他所含的水分，保持着蒸氣的形狀。水滴根據着相互的引力而成集團，所以在一瞬間以前，我們還看見是青空的地方，忽然間起了雲了。有的雲被濕氣飽和後，復被空氣吹着向大氣圍去了。在前面的細微雲片，漸漸的積壓，而在後面的卻被那較爲乾燥或較爲溫暖的空氣所侵犯，自然次第消散，是這樣的，前面增加後面消滅的雲，往前推進，前面與後面，若是能夠平衡的話，他的量自然會不變。太陽西傾了，光線因爲從那接近水平線的空中通過來的原故，已經着了顏色了。這些美麗的光線，顏色漸漸的濃厚，毫不吝惜的徧灑在雲上、雪上，以及山巖的上面，在大氣的中間，赤色金光，四處迸散，這一日裏的景色，宜人的夕陽風趣，是有生以來，所僅見過的。西邊的方向，漂浮着那中心黑而厚，光線不能透過的雲，

他的邊緣上，帶着如火如赭的線，與那附近的陰沈氣相對照，尤覺得活潑潑地。那些較小較薄的雲，卻通過光線，十分的燦爛着。透過那黑如潑墨的雲團而彎彎曲曲形如「之」字的光線，竟似電光的形狀。雲與雲中間的天空，從殷紅如血，褪到橙黃色、水仙花色，以至那鮮豔的綠色，竟似個壯麗的海洋，展布起來，中間是這些雲的大船，縱橫航行着。有些雲橫在天空，好似弓弦那樣的畫成一條直線，這個無疑地，是雲層的斷面，那水平的擴張面，成了陰影，是我們不能看見的。太陽近邊的積雲，我們不能凝視的，太陽漸漸低落下來，光輝減退，眼睛纔能忍受。一切皆靜寂，——但是空中氣象卻野獷，好似懷着怒氣似的，大概是大氣這一方面，懷着有什麼惡感罷。太陽竟在山丘的對面沈下去了，在暫時的中間，高亢的地點，尙有紅雲飄浮着，山上的雪，兀自滿浴着赤色的光。西邊的方向，漸漸薄闇，暮氣寒冽，大驟的夕風，凜凜刺骨。由薄暮漸次進入昏夜，星光透過冷空氣，點點瞬動，我們從這夜景蒼茫中，向房中退去。

預先憂慮着的風雨，現在竟得着將近接觸的消息了，天文家所觀察的海波，有許多時候，煽起這海波的風，還沒有感覺得到的中間，他已經達到海岸了。現在暴風雨的前鋒到了呢，這是真正的

暴風雨還沒有到來之前，一個分遣隊的攻擊，衝動了小屋啦。空氣的波濤，漸次的間隔縮短，捲土而進。這是波浪的山咯，這是波浪的谷咯，因之而時而高時而低的帶着一種拖長的洶湧澎湃的聲音，好似一種振動體的搏動，在那中間的間隔十分接近的時候，竟發生一種連續不斷的音調似的。這一個間歇的疾風，竟自互相連接，合成一種暴風，在巖石的中間，開始演奏那曠野暴戾的音樂。好劇烈的暴風呵，我們的想像，不知不覺的，引到戶外去了，呵，這是雲，這是黑暗，這是緩慢的崩雪，這是山上的雪，旋轉如磨的馳走。那個小屋呢，兩旁邊都在岩石上面安了錨，豎立得穩穩的，很是安全，心中無憂無慮，安享那參觀大空戰爭的娛樂。我們很受了威力十足的撼動啦，但是，我們的地位，卻根深蒂固，毋庸恐悸。我們心地的偉大，是隨着暴風雨的偉大而增加的。現在暴風雨，是高呵高的，竟自達到了最高潮。從此每隔些時，便弱減一點，最後竟伴同那悽慘幽鬱的號泣，與岩石告別而去。

一點半鐘些微的過了一點的時候，我們出了小屋，因為沒有月亮，各人都拿着手燈照着行走。空中是繁星滿布，但是，這個中間還有可憐的雲，這裏那裏的彳亍着，暴風兀自有後衛尾隨着，時時刻刻有強勁的疾風吹過。有時候因為太急烈了原故，竟自使巴爾馬發生「我們能夠達到山頂麼」

的疑慮。我用很厚的手巾，抱帽子和兩耳全行裹着，風的襲擊，全不當一回事。有一次把頭向左一望，看見很遠的地方，好似有很大的層雲，那層雲的上面，卻有星光映照。又有的時候，現出個萬年雪的絕壁，我們的位置，正與他的底部相近，他的前面，有寬廣而色黑的條紋，把他們間隔起來，這是表示他經過的年歲層理啦。在黑闇的中間，看來好似雲的形狀，而成層的線，恰呈着層雲的姿態。

昨夜在就寢以前，我曾把小屋的小窗打開，放進多少空氣，我們前面的空際有光色濛濛的奇妙的光珠照耀着，後面曳着一個蒼白色的長尾。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我在碎岩（Brocken）山側，事前並沒有什麼人知照我，我曾發見了數日前，某舊同學所發見的彗星，這一次在這裏，又是得了同樣的發見呢。我把望遠鏡取出來，觀察這個奇妙的物件，知道他確是一顆彗星。威理士這時候剛剛出外去了，他也單獨的觀察了一回。當我們登上山陵的時候，他那種慘憺的光，在我們後面照視着，一方在我們左邊的天空，高高的懸掛着的一顆木星，明如燈炬。小高原成了厥德堂的崩雪的蓄積場，今年所凍結的崩壞物，大概蓄藏在這裏。我們除了那提燈的光，射着冰塊入眼分明以外，什麼都不能看見。我們所曉得的，只是這是從「色拉克」落下來的，那是一個冰塊，竦然的立在右側，不知

何時何刻會要跳落到我們身邊來的這一點。巴爾馬發布命令，「不要說話，」並對我們說，以速速的通過這冰原爲妙。引導人的警告，荒涼而舒放的長空，疲勞了的腳旁的落下物，以及那披着可怖的毛髮的彗星，是這樣的形形色色，四方八面的混合起來，你的空想的資料，怕不十足了罷。

天將破曉，漸漸的光亮起來了，是這樣深沈而靜寂的美景，很够人間心上的嘆賞。心上忖度着，東方將亮的時候，筋肉好似輕鬆了許多似的，我們很高興的急急登到大高原的峻急斜坡上。這裏的雪是深的，腳夫一個個交換的在前面走着。我們在大高原的上面，休息了一次，大家用了朝餐，在些微停足的中間，足被雪吸進裏面去了。從這裏行到廊下，所取的路徑，是和往年我和郝斯特所走的完全不同。傾斜雖是很急，他的旁邊卻不是崖，有時候，有把腳深深踏入的必要，但是達到山頂的時候，道路更爲舒展。東邊的天空，次第發光，這種光明所照，覺得大高原，和他那峙立的輪廓，其可愛竟在想像以外。雪是純白的，冰河向着盆地的四方八面伸展出去，裂口叢生，這裏看見的是充滿着藍色之光，往裏面去，所見的卻黑如墨水。邊緣消耗了，琢磨了，突出來竟肖蛇腹，從這裏向下面懸掛着長條的美麗的冰柱，從根元次第到尖端，銳削的下來，竟如水晶做成的長鎗。遠方的裂口，只能看

見斜面的那點部分，中間實不能見，空中發出了奇妙的光輝，把這個和那潔白的雪色相對照，實有難於言喻的佳趣。在我們的近旁，峙立着一座冰城，有的是直立着，有的是翻轉着，側面剝削得很光潔，年一年的雪的痕跡，造成了他的邊緣，冰原的「色拉克」的上方，有他更大的兄弟行的厥德堂並峙在那裏。我想是這樣卓越的冰河風景，恐怕沒有能超過他的，——自然界的強有力，而且優純無匹，能把人們的精神興奮純潔起來，我們只有感嘆罷咧。太陽的光，雖直接注射下來，與他的莊嚴的美麗，何曾增加分毫。是實在的，我想那金黃色的光，從駱駝（the Dromedary）的瘤上，匍匐下來，有些冒瀆了下界的純潔罷。

有一個時候，我們的道路，是橫在那帶着青壁的美麗的裂口中間，後來竟行到一個裂口的邊緣上來了，這時候除了驚嘆之外，毫不起其他的感情。這個是不能不過去的啦。在對面，有個高亢而陡急的冰牆，從此直向下面延長下去，延到那裂口上面突出起來的雪簷，方告終結，與我們這方裂口的邊緣，相隔不過一碼。巴爾馬手中拿着鐵斧，走向前面，去試試那雪簷上面，能不能作成攔足場。他細細的敲着看，呵，鐵斧竟貫透過去了，成了一個孔穴，由這孔穴，可以窺見裂口的陰暗處。我們

的引導人，身中一無所有，既沒有帶着繩索，又沒有帶着其他的保護用具。他把雪築成一團，作成一個雪鏡，把腳踏在上面。雪鏡是崩潰了，這裏剛剛在裂口的頂頭，他在驚慌中帶着機敏和沈着，努力的把崩潰的雪塊撥開，使他向裂口的邊旁奔投去。這時候把繩子拿出來，網在一個腳夫的腰上，他在雪檐上面，很小心的把第二個攔足場又築成了。腳夫在橫面受着援助，並借着鐵斧的支持，減少了全身的重量。從此次第的在崖的面上，作成各個攔足場，一直往上進，來到了十分的高處，作成兩個很大的攔足場，是這樣他的腳纜站得安定呢。在這裏，他把胸對着斜壁橫置着，又有一個腳夫，牽攀着先導者所結的繩索，行過去了。是這樣的一個一個都渡登彼岸。各人都是順班的牽牢着後來人的導線，打過了最後的難關。後來很從容的通過廊下的雪，向着邱之海的底部前進。

攀登了彎彎曲曲的「之」字形的路，達到了壁壘（Nith）的頂，在這裏即時被那咫尺不辨的冷流雲所包圍。一會兒他又散了，香摩尼的陽光，充滿的谷，又現在我們的眼前。但是，他又疾馳而下，完全的又把我們包圍了。我們來到了最後的斜坡名叫小邱（Oalotse）的上面，我感覺全不似去年經過的那樣疲勞，肺是自由的，心臟是沈靜的。雲在我們的周圍，盤旋飛舞，細粒的雪，被風所捲揚，對

我們大大的加以打擊，把我們和下界間的視界完全遮斷了；愈往上走，霧氣愈深，日光隔絕，寒氣逼人。我們卻不甚費事的到了頂上，看見新雪堆積成了尖銳的芒，和那去歲在「驢馬背」所成的完全兩樣。讓巴爾馬去挖一個孔穴，擱置寒暑表，我把手杖集攏起來，把他插立雪中，周圍把衣服遮蔽着，做個臨時的天幕，去保護沸騰點觀測器。已經蓋覆得很緊湊的，但是雪粒細碎而乾燥如塵埃，無論何處，他都能貫透進去，我的燈是無論如何，不能保全的，燈上點火，費去自來火柴到半盒以上。後來到底點着了，發出一種「巴巴」的爆濺音，貫進了雪的沸騰器，是冷的，從燈上發出來的蒸氣，凝結了成爲水滴，他們集合起來，往下墮落，把燈火滴滅了。再去點火吧，要那麼的耐煩性，又要那麼多的自來火柴。是這樣那樣的打混的中間，筋肉沒有動作，都感着酷烈的寒氣。我的顎髭和頰髭，都結了冰塊，手杖上面，結了冰皮，連那寒暑表的幹上，都結了薄冰皮，浸在溫水中的球部，都被凍凝了的。瑣瑣蓋着了。雲起了捲旋，那細小的雪粒，對着露出來的皮膚，毫不客氣的鍼刺一般的吹着。空氣的溫度，是華氏冰點下二十度，與攝氏負一一·一度相當，我昏頭昏腦的工作着，所以沒有十分顧慮到寒氣上面去，但是我麻痺了，有一個手指，失了知覺，腳跟又疼痛。饒是這麼來着，我還沒有想着要

中止觀測，威理士來說，我們要趕快回去，因為巴爾馬的手都凍了啦，我不十分了解這話的意思。我把腳夫們一看，他們現出一種苦形，使我也再敢再耽擱他們。真的，他們是一色的很疲倦的老人形狀，無論是髮，是衣服，都被雪染得潔白，臉色是青蒼而萎頓，好似很憂愁着似的。孔穴是挖成了，我問巴爾馬要那調整寒暑表指標的磁石。他的手好似無力，不能運用，我把天幕摺起來，把寒暑表架起來，正在等着被覆的時候，隊中有好幾人——內中有威理士巴爾馬——開始（註）下山去了。

（註）一八五九年八月，在白山頂上所測，沒有封閉的容器的水，沸騰點為華氏一八四·九五度，與攝氏的八四·九七度相當，這時候很尋覓了這寒暑表一會，但是總沒有看見。

我在後面急急的追着，直到小邱的途中，方纔看見巴爾馬。他在我的前面百碼的地方，忽然停住，把兩手擦進雪中，拚命的摩擦。這樣迅速的動作，把我驚呆了，但是這時候我還沒有了解這真義何在。一會兒我把他追上了，他好似很驚惶似的，把手打擊着、摩擦着，又即時擦進雪中去，毫不停止。我還想着這事一會兒就會完了罷，因為我很相信這人的經驗，所以想着，他不會把他自己傷害得很厲害的。但是事情不如我所想的那樣，簡直的不能完事，我很憂慮着，他的手怕保不住啦。後來他

的精力已竭，好似醉人一樣，倒臥在雪上，我和威理士各人都拿出手來，繼續的替他捶打摩擦。我想是這麼樣的捶打，不會傷害他麼？他連續的叫喚道：「不要緊，你儘管捶打，不要停止，用勁的打罷。」我們照這樣辦了。威理士已經疲乏，換了一個腳夫上去，在這個當中，巴爾馬氏時時的抓着咬着，去試驗情狀何如，但是總沒有感覺，他好似失了望似的。我看見這樣的事情，覺得是有生以來所未會經驗過的，我的心臟鼓脹起來，好似小孩的那樣要哭出來，他的手廢了，我要負很大的責任的，心上想來，頗覺震慄，要如何纔能救出他的手呢，這念頭反復的在腦中盤桓，但是，終歸沒有法子去救。後來一支手恢復了感覺，高呼疼痛，他時時叫着：「忍耐着罷！」這種話從他這種鐵漢的口中發出來，決不是普通的意味，所能推擬的。究竟痛苦勝於死亡，況且在這個情形下，已經是恢復的前兆呢。我們繼續下山，他還是用雪和白蘭地酒，把手摩擦着，每行走五六步，又把他擦進雪中去。到了香摩尼，請了名醫療治，因此止失去了五六個指甲，就算完事，手倒是救住了。

我把這話述完了的時候，對於腳夫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和他們在全旅程上的愉快而有效的態度，完成他們的職務，我是異常嘆賞的。這些人的姓名是愛德華·貝林（Edouard Bellin）、約

瑟·法浮列 (Joseph Favret) 密契爾·裴堯 (Michel Payot) 約瑟·傅立魁 (Joseph Follignot)
亞歷山大·巴爾馬 (Alexander Balmat) 等。



這次探險上引導人主任的敵意，並沒有因為長官的書信而稍減，所以巴爾馬和同行人回到香摩尼的時候，他便作成了調查書了。我覺得給這種沒有學問的人一種職權，去妨害科學的觀察的進步，是太不合式的，如果有適當的建議，那賢明而寬和的薩丁政府，我想決不會默許的罷。這一年，大英聯合會議，在黎芝（Leeds）開會，我作為一個科學的保護者，把意見陳述了。我隨後把事情具陳聯合會議，得了他的援助，滿場一致的決議為「阿爾卑斯山上科學的觀測增加便利」一事，建議於薩丁政府。

想到了先年巴爾馬關於冰河熱心的工作，而且特別的想到了曾在福布斯教授的指導之下，測定了冰河冬季移動的熱心研究，——對於這事，他和上面所述的情事一樣，不受一切私人報酬，——我想這些工作，有在皇家學會表彰的價值。我在學會提議，也好似在黎芝所經驗過的那樣，得

到了同樣的懇切的協贊，即時決議支出二十五個基尼（Guinea）去購買適當的表彰品，並指定我和毛齊孫、福布斯教授所成的委員會，去辦理這件事情。與巴爾馬商議的結果，選購了照像器械，上面附以銘刻，把這個贈他去了。

我得到了這樣的協助，把在香摩尼所起事件的始末，繕寫起來，內中在認為必要的改正的點上，加了點簡短的意見，把這個面交與大英聯合會議的會長。關於這個問題，因為會長的敏捷而有力的協助，那些要求在普通以上的阿爾卑斯探險家，所受的恩惠，決不在少處。下面所載的書信，足以證明薩丁政府，業已承認大英聯合會議所要求的條件，我想將來的科學家，決不會感到我在一八五八年夏季所遭遇的困難罷。

逕啓者，前曾函達執事，香摩尼引導人事件，自前經執事述理由來會後，業於次日函送薩丁全權公使，二月四日及十七日接到公使回答，第一函言明達才格遼伯爵（Marquis d'Azeglio）關於此件，曾向杜林（Turin）諮詢詳細情形，並囑其特別注意第二函達才格遼伯爵通告，關於香摩尼引導人，須作成新規則一事，在長久時日內，業經引起內閣大臣之注意，大概在今歲夏初，該項新規則可以實施，伯爵並宣言該項新規則，係根據大自由主義所成，確信可以滿足有科學興味旅行者之希望等因，詳察該兩來函，知執事所要求事件，業能達到大部分目的，本會與有光榮，相應函達知照

此致

皇家學會會員廷達爾教授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美微爾(Mayfair)赫特法德街(Hertford Str.)十一號

大英聯合會(British Association)會長倭溫(Richard Owen)

這裏應該述出的，是一八五八年當我來到香摩尼以前，波爾(John Ball)，曾提出嚴厲的覺書，經過阿爾卑斯俱樂部(the Alpine Club)的手，提出到達才格遼伯爵那裏，薩丁內閣大臣，最初注意到這個問題，怕是由於這個覺書來的啦。



二十七 一八五九年冰之海的冬季遠征

這次的聖誕節，有十日間的閒暇工夫，我想利用這個假期，去調查冰之海的冬天狀況。十二月二十一日，這日是星期三，我從巴黎出發，到了法克斯登（Folkestone）一看，看見海中的風濤如山，沒有船可以過得去的。

把這一天白白地廢了，那是我不能忍受的，而且在這裏損失了一日，簡直的等於損失兩日。據我的經驗所斷，這天氣是沒有什麼希望，所以我轉回倫敦去了。但是，次日天氣又好了一點，我又重新出發，在星期五日的早晨抵巴黎。這一日只行到馬孔（Macon），就在那裏度夜，第二日到達日內瓦。

雪下得很不小，巴黎的街道，還是污穢的，一到馬孔，周圍的雪，便堆積得很厚，往上一望，比普通要深厚得許多的雲，在這個當地的上面，好似要掉下來似的。在馬孔和羅維（Roussillon）的中

間，還不算多，從羅雄車站往前去，漸漸的便增加了。

在聖誕節早晨的八點鐘，雇了一輛街上的馬車，從日內瓦出發，往沙倫西斯(Sallanches)。早晨是曇天，卻次第的晴明起來了，最後我的頭上，有一片無雲的晴空展布着。山是雄壯的，太陽所照的地方，白得可以眩目，而他的陰蔽的那一方，和他後面的青空對照起來，好似有點帶着赤色。在日內的光度，是以午後的一點鐘爲最強，從此以後，有牛乳狀的濁色，偷渡天空來，嗣後漸漸的濃厚，最後好似有睡態惺忪的濁色，把天空布得滿滿的。遠處的高嶺，爲白色的霧圍氣所包圍，把他顯明的輪廓，變爲混沌的。那山上的斜坡上面的黑色松林，恰與白雪做個強烈的對照，從路旁的樹枝的空隙中間看過去，呈着很鮮豔的藍青色。這個青色能够看見，是限於從樹列中去望前面的時候，因爲是眼睛和遠方松樹間的空氣，生出這個顏色來的。哥德(Goethe)怕要把他作爲色彩論(Farbenlehre)的適例去推想罷。

四點鐘，些微過了點的時候。到了沙倫西斯了，我因繼續旅行的原故，想要得個「櫛」來用用，但是沒有找着合式的，不得已只得雇了一輛馬車。我們五點鐘出發，天已黑暗如漆了，馬車夫喜歡

應用道路兩旁所來的淡雪光，好似比燈光要好些似的。我絕不似那可羨慕的駝鳥，每到臨近危險的時候，不能緊閉着眼睛，所以馬車在崖上，路旁搖擺的時候，我不能照心上所想的那樣那身體屈伏下來，我離開了車的中心位置，取去了足邊的妨礙物，端坐在車夫的鄰接位置，預備着隨時可以縱跳，應該要跳出去的危急情況，是時時有的，但是，車夫年壯力強，眼光敏捷，照以前所述的應該跳出去的機會，雖不知有過多少次，卻很安全的到達色哇茲（Sewon）並未發生意外。

我們在這裏餒過馬，以後的進行是遲緩而困難的。道路上面，覆雪甚深，簡直成了小丘的形狀，馬的受累，是很大的。我們下了車，在伯利色爾橋（Pont-Pelissier）渡過阿爾弗河（Aivo）我是繼續的步行。空氣溫暖，並沒有喋囁的聲音，足以打破靜寂的。這晚並沒有月亮，天空中散布的厚重的雲，把那些微弱的星光遮蔽着。在左手邊的深谷裏所流的阿爾弗河的水聲，涇涇潺潺的從山岩和樹木的中間，流響過來，有時候，通過那障礙物的逕路，聲忽咽住暫時的寂默，裝點出極端的莊嚴。這寂默完全是教會方式的，有時候道路上面蔭覆着高而黑的松樹，簡直的好似死世界柩車的羽毛似的。我們到了座木造的小屋了，這裏在夏季的時候有個跛足的男子，賣些手杖礦石和「生命

的水」(eau de vie)等物與旅行的人們，現在是關閉了，門前大半被雪埋沒着。我憑着門，賞玩多時，愛他那周圍風景的極端肅靜。馬車在我們後面離着很遠的地方，馬鈴的音，時時的叮噹叮噹的繁響着，那是知照我馬車在時進時止的原故，這鈴的音，在我的孤寂的感想衰退的中間，反使這感想深厚起來。我佇立在道路的正中，等候馬車，在這裏又跨上了馬車，緩緩的向列士呵喜(Les Ouches)前進。我們走過了幾處人家，看這些光景，比較那「自然」要陰森得多呢，屋頂上面，積載着雪，壁的後面，又作成了白色的倚壁，四處毫沒有聲息，而且不見光亮，更不聞有歡呼的聲音，足以表現出這是聖誕節來。最初所遇着的人，是四個酒醉醺醺的農夫，有一人直對我們衝來，車夫不得不把韁繩收住，那醉漢把腳擦進雪中，把身體倚伏在前頭的馬的肩上，向車夫說道，好罷，你把車趕去罷，車夫照他的話，把車驅進，卻把他翻了一個筋斗。從此以後，我們沒有遇到一個生物，馬似起了痲痹，各自互相倚靠着，車夫是口上喝着，手上鞭着，想要振起他們的元氣，但是，終歸無效。有時候馳下斜坡，勢力很蓬勃似的，不一會又恢復到頹喪的形勢，仍照着以前的那樣徐徐進行了。當我們昇上山谷的時候，打破了空中的寂靜，時時有烈風襲來，這是從那白山吹下來的呵。這回把我凍着了，我

只好下了馬車，開始步行。離香摩尼倒是不很遠，有一段路，風是完全從正面吹來，雪是完全掃去了。左邊的壁，全被雪覆，那各處露出表面來的岩石，是表示着右邊的是邊緣所在的地方。我不能夠看出那表面的情狀，但是我用一種旁的方法，能知道雪是橫過道路去，成個斜斜的脊部，堆積在那裏。我繼續的跌落了四五次，雪深至膝，最後我的腰都被雪埋了。這個使我停住了，我想是走錯了路了罷，把四圍的情狀，努力的觀察，想來確定我的位置，到底還是分辨不出。我往回頭走，遇着了馬車，馬車昇上脊部去了。有一頭馬，倒了下來，後足直到腰部，被雪湮沒，左邊的前足，直到肩部，擦進雪裏，右足峙出雪上。車夫問我道：「道路沒有走錯麼？」我一面調查，一面行近前去，我確信我們這條路，準沒有走錯。我勸他把馬解下來，使他休息休息，把馬車隨他擱着去罷。他把那在前面的馬，救了出來，當我在前面進行搜尋良好道路的中間，他牽着馬的鼻繩跟隨來了。經過了半個小時的艱難，纔到達香摩尼。

這裏也是個微小而毫無生氣的死市，大街上沒有見着生物的蹤影。家家靜悄悄地，不聞聲息，也是毫沒有光亮。泉水澌澌，發出一種幽怨的音，一扇兩扇鬆動了的窗門，風吹着「嘶嘶」的響，把他

張開來，遇着障礙物，砰然的發出巨聲。聚合 (de l'Union) 旅館夏天的時候，是那樣的軒敞，那樣的鬧熱，現在呢，都把他釘住了，沒有一人居住。這個前面的十字街頭，好似那戴着雪的手腕，伸出在曇陰的空氣中間，這就是他的荒涼的情狀。我們伸手按着皇家旅館的門鈴，只有守家的犬的嗥嗥的吠聲，反響波及全室，這是我們長久中間所得到唯一的回答。這樣微弱無力的鈴聲，好似不能喚醒那熟睡的人，何況這個聲還被那吹過曠地而來的呼呼的風聲混亂着呢。我們把靴的後跟，使勁的踢着大門，這次纔發生了效力。大門開了，在女主人的溫馨的歡待上面，還添着很闊氣的火爐的物

理上的熱情呢。

十二月二十六日，每隔一次又下一次的終日下着大雪。所有的山，都被密雲封鎖着，冰之海簡直的不能看見。我來到屋外，步行在澹淡的雪光中，在就寢以前，把街頭巡走一次，街市中寂無一人。阿爾弗河是蕭索而遲重的形狀，在木橋下通流過。各家各家的屋簷上，每隔些時候，有很沈重的雪，落了下來，各雪粒的表面上所來的反響，集合起來，成了高亢而空洞的聲音。這個渺小的村落，因為地軸的傾斜，所以變成這個形狀，而造化貫通關係的連鎖，把那游星的迴轉，和人類及土撥鼠的利

害同樣的連結着。

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日爲星期二，——我在六點鐘起了牀，預備着如果天氣許可的話，我們便能七點鐘出發。這一隊人之中有愛德華·西門 (Edouard Simond) 是我一八五七年的助手，勒慈 (Joseph Tairraz) 是這一隊人的引導人，腳夫是巴爾馬·約瑟·西門 (Joseph Simond) 奧古斯特的子 (Fils d'Auguste) 佛拉芬納爾 (François Ravanal) 及此外一人，都在預定的時間內到齊了。雪下得很不小，我們決定等到八點鐘，再決定行止。他們都在八點鐘轉來了，看他們好似想要登到孟坦弗特去的意思，這時候不這麼辦，也沒有興味。雪的一部分，已經黏住了道路，要通過山谷，是件不難的事，但是，要即時通過那



第十三圖

人所通過的地方，而且要自己把他踏固了再行方好。這一隊中有三個人在上星期四，已經通過了拉非利亞（La Filia）到孟坦弗特的，好似不願意再走原道。現在我們選定一條普通的路徑，登上斜坡，來到牧舍的集合地方，我們在他的屋簷下休息着，各人的腳下，網上一副木屐。這個是長十六英寸寬十英寸的木板，要把他緊緊的網在足上。我初初把他着上去的印象，是覺得他比那不中用還要壞些，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他雖然比那不着他的沈進雪內去要少些，但是把他拔出來的時候，上面黏附着許多的雪，把足成了槓杆，我想這就要浪費無數的力。我把這個理由，用很強的語調說明了，大家都不為動，我在到達孟坦弗特以前，纔知道原來他們的熟練，比我的理論要優強些，然而我是服從我自己的理論，始終不穿木屐，路上的雪，大概深在三英尺以上，大眾的足跡，大概已經凝固，可以勝任我的體重，但是，有許多的時候，各人的壓力所生成出來的雪皮，忽然踢起來落下去的不知若干度。愈登愈高，雪是次第柔軟，落下去的更多，饒是這樣，只覺得工作是很有興趣，風景是極端美麗的。昨夜的雪，從那異常靜穆的空中，落下來，松樹的枝上，滿積着雪，長條不勝雪壓，往下墜落，這一端好似向下張開着的大鷲的爪。有那更小而更陰蔽的枝，完全被雪所覆，呈奇妙而絢縵的

形狀，上面有一個部分，特別是似那疊翅垂頭的大白鸚鵡，睡眠態中的鳥，是足與周圍的自然的絨默相調和的。

我繪了第十三圖的草圖，在一個有泉水的地方夏天有個農家少女，曾在這裏賣草莓果，與旅行的人們，現在我們還沒有到達這裏的以前，曾越過了兩個很大的谷，這個谷是被昨夜的崩雪所填滿的。當中有寬至四十英尺乃至五十英尺的脊部，積雪甚深，一部分卻是山的斜坡所增益而來的。我們越過脊部的時候，右邊的牆壁，觸着我的肩部，有一二次我掉進垂直的豎坑裏，其深至腰，拔出來很不容易。突然聞到有似遠處，發來大礮的深遠而遲重的音響，同時在我們上面的雪，橫面破裂，在我們進行的平行方向，生出裂罅來。雪的層理是拗捩變形的，因為我們通行過去，以致達到危險狀態，所們破壞到這樣啦，但是，到這樣鬆弛的地步，他還沒有崩落下去。在我們上山的中間，同樣的現象，發生過許多次。有一次行到非常峻急的斜坡上面，有同行者一人，向着先驅的人叫道：「站着。」在那瞬息間，前面的雪，崩落下來了，在斜坡上面，生出個彎彎曲曲的「弓」字形的裂口。怕有崩雪下來罷，大家佇立鵠視着。戴勒慈站在前面，他打手杖敲着雪看，到底是鬆是緊。試驗的結果，相

信雪不會崩落下來，很小心謹慎的渡行過去，大家都緊隨他後面，我是殿後的一人。這裏山是險峻的，而且全體無一可以掣手的物件，和雪一塊兒滾落的危險，極多極多，大家都感覺到若是斜坡的更前面，能得到一個安全的攔足場的話，那就很安心了。

在那些微有點水的泉水地方，大家休息着，喫了點麪包。風已轉變了。空氣清明，我們的希望也大放光明了。愈往上登，大氣是異常的變化。最初雲氣集在堅尖及厥德堂的周圍，把山裾濛濛的封鎖着。不到一會的工夫，都已消散無跡，太陽的光，射到山坡和山頂的各處，生出非常的效果。堅尖和厥德堂尤其直當日光，在那極左的地方，峙立着駱駝的白色圓錐狀的峯。從這裏發出長條的雪煙，被山風追逐，往南方流去。堅尖在很早的時候，全着上雪的罩袍，現在呢，脫去了蒸氣的上衣，巍巍堂堂的立在眼前。花崗岩的圓錐，有半部受着溫日的蒸薰，有半部卻在日的陰處。上面的風，是強的，把那靜止在山峯上面和堅尖邊緣的乾雪，吹得好似大旗的那樣在空中翻舞着。大氣的變化，和那互相交換着的時而隱時而現的偉大氣象，使人們渾忘了登山的倦勞。我們時常在左在右的被松樹所堵住，但是有一次我們在泉水和孟坦弗特的中間，須要通過那很寬的荒涼不毛而被嶄新的崩

雪所埋沒的地點。雪成了凝塊，比那沒有攪亂過的雪，還要結合得厲害些。我們利用這個，在崩雪的上，面約一個小時，取着彎曲的弓形路徑，直往上升。是這樣的上到那比道路要高許多的對面的松林，雖不能說是危險最少的地點，也可說是最不費力的登山罷咧。

我常時的試驗雪的顏色，雖是新降的雪，他的青色，沒有我在旁的地方所見的那樣鮮明，但是，美卻是美的。無疑地，他的顏色，根據那雪中所生的裂口或空洞的中間所生的光的餘韻所致。光從這一壁送到那一壁，每一次必定有少許浸潤在物體的裏面，從這裏反射起來，受那篩分的作用，成了青色，送到我們的眼裏來。若是有種物件，切斷了這光的「十字火」，這顏色便不能現。我在雪的中間，作成了一個圓錐形的孔穴，有時候深至三英尺口徑至一英尺的上下，把手杖擦進去，使尖端尖細。現在把手杖擱在那圓錐的軸的方向，便看見以前彌滿孔中的青色，都消滅了。把杖拔出來，復現出青的顏色，是這樣的把手杖時而上時而下的抽扯，那顏色便會跟着手杖時而隱時而現。我在前面業經說過的，在雪中穿成的孔，好似被青光所充填，剛剛的好似空洞中間所含的空氣看來也好似着了這個顏色似的。因為這個原故，人們向着中間窺覷的視線，好似剛剛的投進青色媒質的

中間，毫無差異。還有一件事情，我想也有說出來的價值。雪的表面，很少不是凹凸不平而光滑如一的，小小的雪脊或小小的雪丘，他們中間很少不生空洞的。這一類的窪穴，和我在雪中所穿的孔穴，在某種程度上，無大分別。在現在的情狀下，從他們發出一種鮮明的光到眼睛裏來，並帶着雪的結晶純青色的淡薄顏色。和這樣各處點點散在的光相比較，那突出來的微小的地方，是現着灰色，而那最露出在光亮的部分，反最無光亮，所以這些部分，看起來好似淡褐色的灰塵，撒開來的狀態似的。

我們經過了五個半鐘頭的苦鬪，到了孟坦弗特了。這是曾經過我的歡游之地，我曾經在巨靈的中間整日經過的不知有多少次呢。繞着特列拉波特歸去的時候，看見了那小小的一座旅館，高興得什麼樣似的。我很快的跑下冰河，我知道這裏準有愉快的笑顏和歡迎的盛宴候着我。現在呢，人面雖無，那風景卻是極端的歡迎。風把那旅館掃盪廓清，把雪的壁，吹到附近的貯藏室的地方去了，從雪的表面，可以把貯藏室的屋簷移出去。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我住在這裏的小城的地基，被雪所覆蓋，這上面還有微小動物的新足跡，——那些土撥鼠若不是全都睡着了的話，可以作成這

個足跡也未可知——這是些什麼動物呢？我茫然不解。

自然界在應用他自己的原理上，往往不是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他的行動，有我們預期以上的勇敢。冰河的運動，就是這樣的，而在孟坦弗特現今所述的這一日裏，也是這樣的。想着窗戶是關閉得好好的，地板卻被細粒的雪所蓋覆。寢室裏的鋪墊的東西，附着有半英寸厚的雪的細粉。如果有點間隙，可以通過細細的灰塵的話，那麼那乾爽的雪，也可以和灰塵那樣的暗地裏擁擠進來，並且山雪積窗，好似有條紋的紡織物一樣，附結在那裏。有時候顯出他的奇妙作用，當我最初看見的時候，竟疑惑到我自己的眼睛，以爲眼睛會有什麼不對罷。大玻璃窗的前面，除掉他的上部的邊緣外，完全離開了，有微細的冰的結晶，結成了的窗簾，懸掛下來。他的形狀好似美觀的薄綿紗布，他的曲線的自然，摺疊的紋路的深，就是把普通的羅，故意的照樣去做，恐怕不能有這樣的巧妙罷。窗戶的玻璃上面霜的模樣，也是很特別的，有等地方，擴張的範圍很廣，他呈出這個外觀，是我們在倫敦屢屢看見過的；又有等地方，成了一個一個分開來的塊狀，或是成個花形，這些個自己集合起來，成個人工不能做造的小巧的美麗花束。我把手覆在那被結晶覆蓋的玻璃上面，把那些霜花細工溶

化了，隨後我把手抽出來，用懷中顯微鏡，去觀察液體的膜。玻璃觸着空氣便冷了，一會兒，膜便向着
一端的邊緣，開始游動，分子和分子相接近，這運動通過薄膜，成條有生氣的線行走着，最後，這膜的
全體，呈出美麗而微妙的有機體形態。這樣的物體，和我們什麼口頭叫慣了的感情的中間的關係，
沒有顯明的表現出來，也未可知。但是，有段很真實的事，是造化這樣的精微的作用，除掉陳訴在人
類純粹的智力以外，他能愉樂人們的心胸，同時並能濕潤人們的眼啦。

冰河引起了我們一同的賞讚，這個不同夏季的那樣在太陽的威力下，感受蒸發，形如瘦弱的
爬蟲污穢而生了皺似的，他的凍了的筋肉，倒反結實，而精壯與美麗的兩種要素，在他的外觀上是
結合的。有等地方，純潔而光澤，又有等地方，似凍了的魚的鱗，成了高峻，險斜，尖銳的波頂。冰河流動，
推進到對面的山側，一個一個的繼續成了露臺，峙立在那裏，他的前面，有附着溝槽的冰柱。這裏並
沒有些微的流水聲音，就是從泉水流出來的白南特 (Nant Blanc)，有人說是經冬不竭的，現在
呢，一點存在的形迹，都沒有了。從孟坦弗特，一直到特列拉波特的中間，那冰之海全被蔭覆了。但是
太陽的光線，射注到巨靈廊下來，有一線的光，橫過冰河的上部，達到僧尖的山麓，一直到這個山的

頂部，都浴着日光的雨霰。山谷的對面，突立着堅尖，從他那巨大的圓錐體，流出來雪的小旗，大覺關士，他和巨靈尖的中間的連峯，都在一覽之內，右手邊立着香摩慈的絕壁，有鎗狀的尖塔，刺着那清明而寒冽的天空。日色將暮，各山都似有退隱的模樣。在歸去的以前，再縱目眺望，是這樣的莊嚴風景，眼睛未曾見過，心中也未會想像過呢。

我們到着了的那一日的午後，我的同伴，在我準備器械的中間，他們下到冰河，去施行預備檢察去了。我想要那一個人替我確定觀測地點，用一條相當長度的繩，與其他四人連結着。是那一個地點有暗藏的罅隙，我們都已知道，對於這事，不得不相當的準備着。一直到午後，天氣尙能繼續，夜間雖有星點，但其光甚弱。遙望布列溫（Brevont）連山的上空，現出混濁氣象，這是使我顧慮的，這一個好似正向着這邊推進。夜中我拿出一把坐椅，擱在離屋不遠的雪中，這上面擱一個自記寒暑表。在食堂中，燃着火光蓬蓬的松柴。我把蒲團的邊緣，擱在近火的地方，而把他的中心線，擱在那垂直立着的火爐所成的角的二等分線上。根據經驗上說，在這個位置上，從門上所來的風和從窗上所來的風，最能成爲有效的中和（即最能避除之意。）我把毛氈和鵝絨被蓋着身體，在這個安樂地

方睡下了，耳中聞着火柴的爆裂音，眼中望着壁上的紅光搖影，最後竟酣然入夢。

夜中起了風，震搖窗戶，有一片玻璃，好似特別攔得與風的聲調相和似的，他應着風的勢，高揚起來，生出良好聲調的振動。我曾一次起來用「蘇」(SOUS)的銅錢和「辨士」銅錢把他拴緊，纔把那個不時的音樂止住。

十二月二十八日，——都在未明之前起來了，戴勒慈起來燒着火，我也起來了。離火八英尺的室中溫度，爲攝氏零下二度，戶外的最低溫度，爲攝氏零下十一度，決不是什麼很了不得的寒氣。夜間雲氣成了片廣大的膜，擴布空中，以防地球熱力的放散。

助手等在預備早餐的時候，我抽出點功夫去眺望冰河和一帶的羣山。仰望冰之海，視線正碰着大覺蘭士，這是因爲以烈速冰河爲界的絕壁的中間，突立起來的嶮奇的輪廓所致。如表面圖繪所示，後面有險峻而隆起的脊部，在這上面，有一列的雲排列着。有等地方，沿着山輕輕的擴開，又有等地方，好似神經節的那樣固結着。是這樣的簡直可說是貫通紗的絲，而結成薔薇花房的紐呢。

山的對面剛剛接近朝日的上昇的地方，太陽一離地平線，赤光射入雲際，染着如火如赭的顏

色。有薄層的雲，包圍山頂，在那黑色的山巖上面，投射着透明的紅色。周圍的天空帶着那奇妙超自然的景色。是的，這一帶的風景，決不許任何人來分析的，我正在眺望的時候，記出「特尼松」的話到口上來了。

帝化驚心曉薔薇。

我在前面業經說過多少次，堅尖的頂上，有風搖舞着雲的小旗。現在呢，卻有一面大旗，並大得非常之大。有等地方，被風所鞭策而成爲凝乳那樣的成爲虎斑，竟似在牆頭上攪動的旗曲折下來。這一次上面照着紅色的日光，而堅尖和碧尖的山稜和尖塔，都是一片火色，從此山谷的影，浮蔽而起，兩山猶如一對火炬的焚燒着，火焰飛散空中，至半英里。嗣後看見那紅尖的山頂，放出光彩，衆山間猶如不夜之城。

雖然清晨紅雲滿布，氣象清爽，但是他的結果，還是够人思索的。這不是良好天氣的徵兆呵！是的，有時候濃厚的雲，佔了優勢，屢屢把羣山用深灰色包圍着，卻一會兒又退了，再現出朝日的光輝，和那黑闇作強烈的對照。在午前八點鐘和九點鐘的中間，我們開始布設第一線，他的一端，在比孟

坦弗特旅館約高一百碼的點，其他的一端，以對面山上松樹的黑蔭處爲目標。所用的竿，其長四英尺，這爲一八五七年我在冰之海所用的竿，西門氏把他保存着，現在我這位良友，把他用爲牽引測線。各處的雪，都是深的，下面已經堅凝，可以把測竿確實的豎立起來，如果風把雪吹散了或吹薄了的地方，我們用個大錐，鑿成孔穴，把竿立住。毋庸說，工作的人，是要有極大的注意的，他們立在隱蔽的裂口的正中，每動一步，必定要探尋攔足場。他們次第的離開了我，往前進行，已行近冰河的東端，這裏的冰，有很大的變位，在雪中步步涉過去，是非常費勁的。要想達到目的的場所，屢屢要打一個大的迂迴。在這裏總算是全部完成了，這根直線上，能够豎立測竿十一支，最遠的，是在冰河對岸相隔八碼的地方。

各人都回來了，我問他們，橫過橋去，能够敷設測線麼？但是，他們的判斷，這時候是不可能啦。我們想在孟坦弗特的稍微下面。或者可以安置第二線，豎立測竿。我帶着經緯儀下了山的斜坡，有時候雪深至胸的涉過去。選定了一條直線，工作人仍照前樣，結合起來，開始豎竿。工作是緩慢的，但是做得很着實，很精細。空中黑暗了，可憐的雲，聚積山巔，有時候，冰河的上面，有疾風馳過。工作人時時

被雪雲所覆蓋，不知在何處，在這個烈風的中間，工作人間作休息，所以我們的工作，仍進行無礙。這次所引的線，比頭一次要困難些。冰河破裂成個尖銳邊緣的裂口，而那不得不過去的脊部，是峻急的。低下的地方，爲雪所充滿，裂口是斜斜的排列着，路程很長，所以增加了工作的艱辛。我看見那走在前面的，時時雪陷至肩，好似泳水的人，在水中步行的那樣，他是在柔軟的雪中，步行着。我覺得應該行近他的身旁，去慰勞他，與他分勞纔好，但是，在這裏的任何人都很能了解我在必要的時候，一定能這樣辦，所以都勞動得很滿足的。竟豎起了最後的測竿了，各人都向着這方向回來了。將暮的時候，天氣轉變，暴風時時成了颶風。冰河比較平坦的部分，積雪甚深，毫無蔭蔽，在他凍結了的波浪的中間，和那變動得很厲害的部分，有一部分錯亂捲入，其殘餘的，多少有點蔭蔽。捲入的地方，有濃厚的雪煙騰起，把他捲上空中，遮斷了冰河的眺望。冰之海的全長，是這樣的分爲晴曇兩部分，呈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混亂狀態。我的近旁，有一支大松樹，他的最下部的枝，垂下到雪的表面上來了，我爬上樹枝坐下，身被樹幹遮住，在這裏等候他們回來。風吹木枝，振落枝上的積雪，更把他們吹散空中去。這時候無論那一個山，都起了暴風，景色是最印象的壯大之一，松樹吟風，是保留着眼中景色

最上調和的一種音調啦。

最後我們都無事的回到旅館。窗被風吹，異常振動，暴風雨是時作時止，好似吹過一度之後精力已盡，再要相當的時間，去恢復元氣似的。在山谷裏，已聞到了暴風雨的先鋒隊，現在卻襲擊到我們旅館中來了。我想着我的觀測地點的事，甚是憂慮，不知道對着這樣的強風，能够保存得他的位置麼？但是，這一夜裏，暴風雨好似在唱催眠歌似的，我們都已深深的睡着，預備明日的早晨，東方一亮，便早早的着手觀測。

十二月二十九日這日是星期四，「好雪，好深的雪，昨夜大概是下了一個整夜罷，新添的雪量，是這樣的多，七點鐘的時候大氣中落下來片片飛舞，是這樣的濃厚。」到八點鐘略爲明霽了，我向觀測地點行，他們向冰河去。在我把經緯儀安置得還沒有就緒以前，暴風雨又開始發動。我旁邊站着，一人，替我掃雪，或是替我幫忙。他從旅館中取來一塊舊木板，把經緯儀的對物鏡覆蓋着。從雲中飛落雪片，這上面更加着被風煽動那中人如刺的雪粒，時時使我眼盲，不能窺視冰河。測量第一竿，很不容易，但是慣了以後，我能利用短時間的休息，去調和那暴風雨混亂中一時晴明的週期，大體

上尙無妨礙。

九點鐘的時候偶然望遠鏡向着了那些雪中掙扎的人們。昨日他們所留下來的深深的足跡，現在好似經過拂拭的那樣，一無所有了。我看見領道的人，沈了下去，忽然間不見蹤影。他是站在那隱蔽的裂口上面呢，裂口的垂簷已壞，所以他纔掉落下去的。看見所餘的三個人，周章萬狀，他們都集攏在裂口的旁邊，即時把那掉下去的一個，救出虎口，這個不見蹤影的人，忽然又見蹤影，兩宗都很不尋常呵。前面業經述過，我們對於特別緊急事件，事先都有預備，所以救出個把人，竟是瞬息間的事。

我的同伴從旅館又取來兩根棒，把他們一端交叉着，豎立雪中，這上面懸掛毛氈，人們從這一枝竿移到那一枝竿的時候，我便在這中間就避着，藉免飄雪吹打的苦。九點鐘三十分，飄雪更厲害，人們已走近竿的地方，我還看不出來。雪在望遠鏡的視野的中間，斜斜着飛舞，經此後，略隔少時，空中靜寂，雪中起了驚人的變化，好似在白山的上面，所看着的那樣，有凍結了的花，從天而降，在很久的時間內，所降的雪片，全是這樣文彩燦爛的花，所組成的。我的毛織衣的表面，有層軟如棉毛的黏

附着，新雪繼續降下，也好似重重疊疊的被棉毛層蓋覆着，我的外衣，全是那放射六條光芒的星，爭輝鬪豔。是這樣，那富麗的自然，還落着那華貴無比的雨，饒是千百年無人看見，他也行其自然，毫不吝惜。有些人是這樣的自誇自傲，他想着世界是完全爲着人們的使用所計畫而來的，田野中的芍藥，是因爲陳訴在人們的美感上，而存在的。不錯，這個結論，真不錯，但是，從那大自然的眼光看起來，這不過是在相等的重要事件之內的九牛之一毛罷咧。這樣凍結的花，是從什麼地點來的呢？時間是爲什麼浪費了的呢。因爲這個問題，使我記出了當那質問羅多拉（Rhodora）從何處來的時候，有個詩人，是這樣答的

薔薇鬪豔人，
香車來何早，
我不思追詢，
剛亦未分曉，
我今雖不知，
豈難細推考，
他能誘我來，
自能惑汝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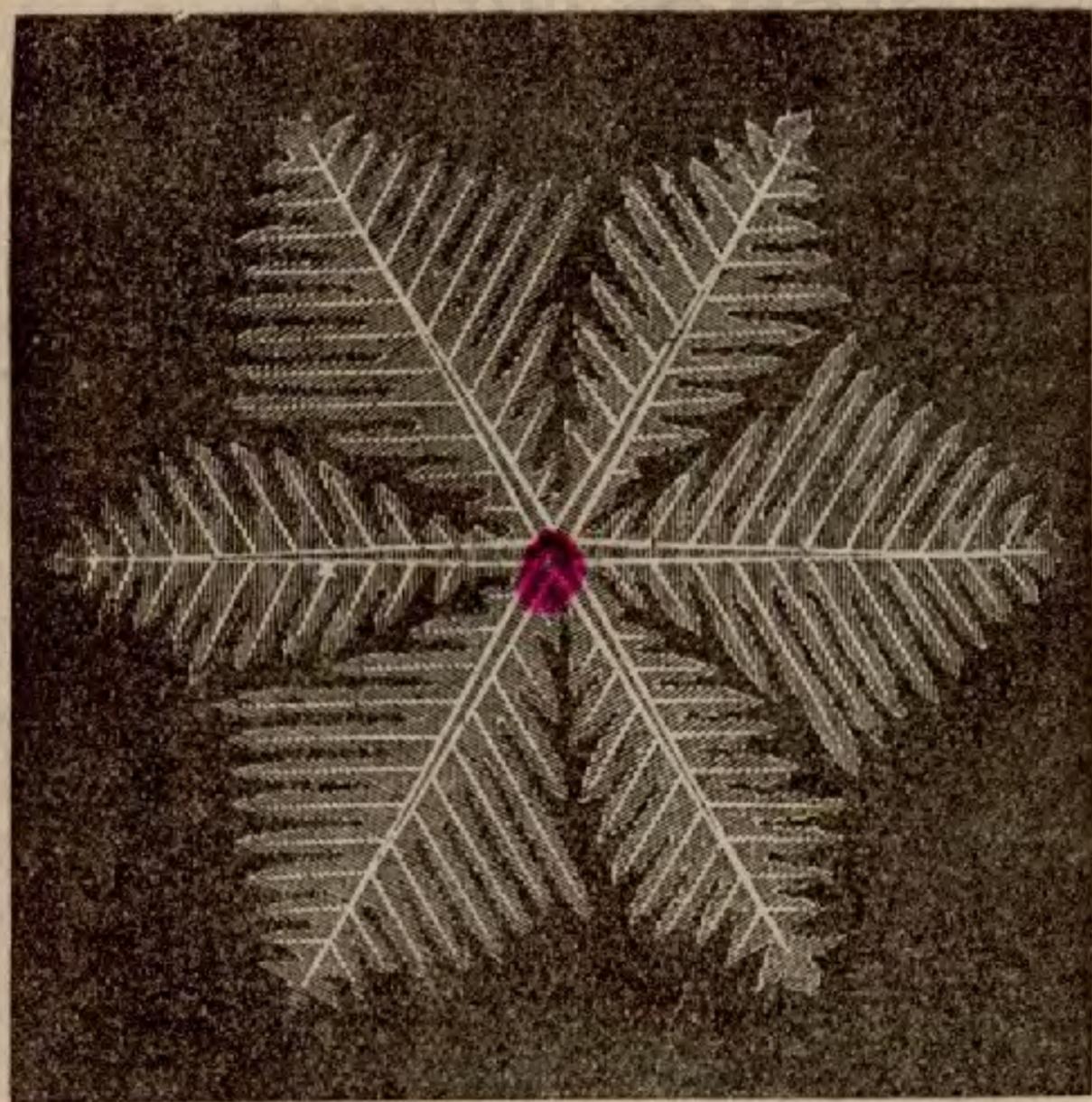
我描了點結晶的寫生，但是急忙中所作，殊粗陋不堪寓目，這裏沒有把他揭載出來，惟葛萊賢先生(Mr. Glaisher)所作的，甚是精細，現特插入了兩張(即第十四、第十五兩圖)。

我們在十一點鐘以前，把第一線的觀測完成了，我感覺得很大的滿足。因為我想着已經取得了一點天氣所不能凌奪的成績。我把手摺收疊起來，把器械移到第二位置，我感覺我這次旅行，已經成功啦。

十一點十五分鐘，再安置了經緯儀，把望遠鏡向着立竿的線上一望，看見測竿已立好了。渡過了荒涼的冰原，在這寂寞的景色中間，看見那些待人智運用的竿影，在我是覺得愉快罕倫的。這時候的空際很靜寂，雪片是紛紛的降落，雪花尤其壯麗，他們的直徑，從十分之一英寸，至六分之一英寸，種種不一，從那靜悄悄的空中落下來的時候，形態是完整的。在我的經緯儀的近旁，有切斷的松木一枝，我把這裏的雪掃淨，因為想要在感覺寒冷的時候，把腳在這裏踢蹴，使他生熱的原故。又在必要的時候，把毛氈懸掛枝上，作為帳簾，亦殊不惡。當我在這裏徬徨的中間，毛氈的上面，已積下一英寸厚的雪，這都是很美麗的花所組成的呢。空中也是雪花所充滿，「自然」上自雲，下至地，都把

原子配列着，他那構造的美麗，比起那人間藝術的惡劣，只有羞慚無地罷咧。

人們都集合到第一觀測地點，開始觀測。飄雪從山谷中吹上來，相近的地方，空氣是完全昏暗的。雪片落得愈多愈多，饒是這麼着，我還能本着注意和機警，追隨我的同伴，至八百碼的距離啦。我初想不到在這樣厲害的飄雪中間，能夠看到這麼遠的地點，在這樣的距離，能聽到我的聲音，而我的命令，都能了解。有一次守着測線的工作人，站在測竿的對面，妨害那測竿對於白雪的透視，我叫他站在旁邊，他即時便這麼辦了。在觀測的中間，降雪毫未停止，由此所生的錯覺，卻也非常特別，很遠的冰河的境界，看起來好似在很高的地點，而在雪中步涉的人，好似攀壁而登似的。這一次沿着這線的工作，比前一次困難多了，尤其



第十四圖

是在急坡上面，費力更大，因為在這個地方，行在前面的，不但要在雪中開道過去，而且要把自己的身體，搬運上去啦。我時時看見他的立腳場崩了，向後滑退，那時他向前縱身一跳，方脫過此厄。足雖是不絕的運動，但這是一時往復的運動，並非眼睛望着前面而前進的。來到最後的測竿的時候，大家一同叫道：「這個完了，」這句話在飄雪紛紛的中間，卻聽得很明白。這時候，我完全被結晶所覆蓋，他很厚的附着在我的衣上。經緯儀上，也飛落重重，一直到水準器的上面，更包圍到垂直圓錐的下部。工作真完了，我把經緯儀收拾好，

歸到旅館。我在雪中步涉到了最深的地方，直立起來，離胸只有三英寸。

工作人都回來了，晚餐已經備好，大家用膳，從此把那些攪亂過了的，整理起來，掃除房宇，把蒲



第十五圖

團仍收藏在原處，門戶要閉的把他閉好。我把這屋鎖了，用那輕快的心，輕快的足，往下行走。這一次我的目的，是要往阿威隆的水源，去檢察水分，觀覽窖穴。大家是這個觀念，一直的往山下奔去，傾斜常常是峻急的，我們在這裏，利用坡的峻急，好似崩雪那樣的速度急馳而下。不錯，大概我們自己身上生着一個崩雪，跟着來啦。有的時候，巴爾馬一瞬間被那落下來的雪塊壓伏了，引導人大喫一驚，彼卻即時出來了。戴勒慈，跟隨他的後，我又跟隨戴勒慈的後，我們都在雪中滾落，好似斜坡的雪中，有許多麪粉似的。我曾經在愁鷹峯練習過，這個不算一回事。有一個腳夫，無論如何，不肯這樣滑落。西門把經緯儀的箱，網在背中的叉木上，有時候飛下斜坡如矢，一個不留意，足一步踏錯了，他感受了運動量，滾落在坡上，他每迴轉一次，經緯儀是週期的，即從雪中跳出一。一個繼續的滑走，使我們以可驚的速度，來到山下，從此處搜尋隱蔽雪中的轉石，和那隱在細小水流中間的道路，向阿威隆水源前進。

從水窖流出來的水量卻不少，他的性質，與冰河的水，毫無差異。這個雖不似夏天那樣渾濁得厲害，卻被那懸垂的物質渾濁了，由這個力和量的不同的程度去推想，可知道夏天是十分渾濁的。

水的這個性質，好似單單的由於冰河在他的河盤上磨銼運動而來的，這運動在冬季的正中都不停止。水的溫度是攝氏 $0 \cdot 1$ 度，冰的溫度是攝氏零下 $0 \cdot 5$ 度，這也還是空氣的溫度，各處覆住冰的雪，是零下一 $\cdot 25$ 度。

水窖的入口，是從後面冰河的普遍部分中突出來的冰拱門所成的，中間有個洞穴，可以仰觀天空，對面的洞，漸漸狹窄。我看見我們的身上，被冰的青光浸潤着。拱門內側的頂上，有一處開着一個寬有一碼內外的豎孔，他與冰河的表面垂直的峙立着。水從豎孔的兩旁流出，流到下面再行凍結，形成那冰柱集合體所成的柱，他的高度最少在二十英尺以上，厚至一碼，從洞頂延垂至地面。在一邊，他們聯合起來，成一個共通的表面。在其他的一邊，成了幾條美觀的溝槽。這一羣的冰柱，在他的根上，是彎曲的，好似因為冰河的進行而彎曲，或是因為上面拱門的重量而彎曲似的。我們通過了那些處處充滿的大冰塊，一直到他的終點，在這裏發見了一個傾斜的通路，上面有完全結晶的拱門，而以一种急勾配，通到上面的空中。這種奇特的隧道，長約七十二英尺，地盤上全為雪所積滿，我們從這裏匍匐而上，轉從頂上，滑走下來，一直達到洞的入口。這個結晶的洞窟，從壁上發出青光，

輝煌耀目，我這次纔看見了神祕的美啦，我的忻喜，比起我的同伴的忻喜來，卻是很平凡的。

從青色的拱門，往西邊一望，空中布滿了深紅的雲，外層的紅炎，沖天而起。離開冰窖的時候，回頭一望，望着了那冰之海的衛兵堅尖和碧尖。羣山下的冰河，天際浮影，凍凝了的絕壁，呈着深沈而肅寂的青色。從這裏或是從山腳，都是一個樣的，山的圓錐，嵯峨猙獰，聳峙天表，從山腹以下，在西傾的太陽光炎中涵蓋着。兩個尖鋒的右邊斜坡，和他的邊緣，受着同樣的光炎，山上照射得竟如成了斑點。從碧尖的頂部，斜斜的下來，有小峯並立，有的被雪所覆，卻紅得似鏗的火炎。我完全被這樣偉大的景色所震懾，在緘默無言的中間直守至日影下山，萬色消褪，至是我的冰之海的征服，始告一終結。

次日三點鐘起牀，帶同兩個引導人，乘着無蓬的雪橇，向沙倫西斯進發。那無情的雨，落下不息，道路泥濘難行。我想路程不過三十餘里，達到那裏竟費了五個小時啦。西門的鞭，不能及到最前的騾，反倒只有妨礙的。在途中，把馬解下來，結在雪橇後，曳着前進。從此西門坐在最後的馬背上，他的也能及到最前的馬。他忍受了一個半鐘頭的縱跳，好似骨趾都要脫白似的，遲了半個鐘頭，始達到

沙倫西斯，卻是街上的馬車，也遲了這些個時候始到。在聖馬丁橋（Pont St. Martin），遇到了街車，我們從雪橇換到馬車上，這是十二月三十日早晨的事，我是一月一日，歸倫敦的。

我把這些話說到將要終局的時候，還要把那些跟隨我去工作的人們說上幾句。他們的行動，都是值得嘆賞的，對於工作，非常努力，他們是本着那丈夫氣象，愉樂的胸襟，去幹的。我對於西門，知之最深，他是聰明、誠實而精細，我所知道的引導人沒有比他更值得敬佩的。戴勒慈，是個非常機敏而有能耐的引導人，在這次的試練的機會上，我證明他值得最高的獎許。在冰河上的兩個小伴，一名愛德華·巴爾馬（小巴爾馬）一名約瑟·西門（奧古士特的子）勤勞足嘉。在觀測中間跟隨我的拉芬納爾忠順而能適應機宜，都是些特出的人材啦。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河冰的斯卑爾阿
册二

The Glaciers of the Alps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 D五二五七

嚴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譯述者

余甫

原著者

John Tyndall

(本書校對者陳忠杰)

國家圖書館



004758847

